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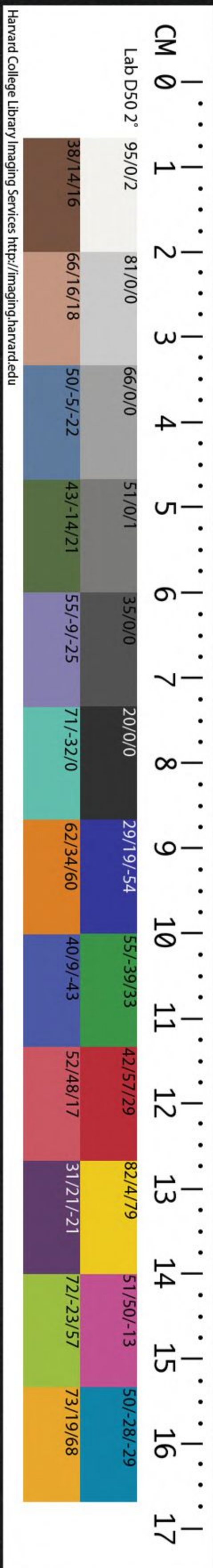
T CHL 2726.132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20 1982

61

明史彙編卷之三十五之二七





明史藁

列傳第百二十五

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明史總裁戶部尚書加七級臣王鴻緒奉

敕編撰

王永光

畢自嚴 李長庚

王治

劉之鳳

梁廷棟

熊明遇

張鳳翼

陳新甲

馮元飈 兄元颺

張捷

王永光長垣人萬曆二十年進士授中書舍人歷吏部文選郎中泰昌時官工部左侍郎署部事頗有所執奏天啓初擢南京右都御史就遷刑部尚書召改戶部督倉場尋以本官掌南京都察院永光居官廉而為人強悍陰鷲雅不喜東林



東林方柄用永光不自得及典南察私刑部郎范得志與御史王允成等議不合疏劾之爲御史李應昇所論永光乃自引歸旣而魏忠賢竊柄盡逐東林永光與忠賢同鄉又爲東林所擯忠賢黨崔呈秀徐大化輩盛稱永光五年春起南京兵部尚書其冬召改北部尋加太子太保六年三月詔遣中官劉應坤等鎮守山海關永光再疏諫不納忠賢典大獄殺楊漣左光斗等又逮周起元周順昌七人會王恭廠災帝下詔修省永光上言纍囚半歸祕獄追贓輒致隕生足傷好生德至秋後與不時並律囊首與絞斬同斃痛快之舉上干天和請諸獄悉付法曹而減免其罪疑者且暫停土木工作還票擬於政府付邪正於公評其疏中言背公植黨者已伏辜

破壞封疆者已肆市蓋指楊漣熊廷弼等而是時朝無讜言永光語獨危激天下頗傳誦之忠賢等以永光與爲異大恨矯旨數百言事爲解釋然卒不斥永光其月朝天宮又災永光率僚屬申論諸臣所條停刑罷稅二事請速行之語復切至當是時周順昌周宗建李應昇黃尊素周起元猶繫祕獄未死永光疏上忠賢輩愈怒矯旨譙讓永光遂連疏移疾歸崇禎元年召拜戶部尚書未幾改吏部永光在天啓朝爲忠賢引用心頗不善其所爲然與相比久魏良卿封伯永光援劉永誠從子聚封寧晉伯爲例且有厥臣純忠許國正色立朝諸語廷臣其指斥爲忠賢遺黨而是時莊烈帝初政東林大盛永光雅相讐及奉詔同定逆案凡疏頌者悉不免帝獨



宣永光不問廷臣以永光附逆不當使定案詆毀之永光內  
慙益相水火嘗用李養正爲南京刑部尚書御史姜兆張劾  
其黨奸已用田仰巡撫貴州御史徐尚勛劾其受囑且言永  
光五不當留自是禮部主事王永吉御史顧其國李長春吳  
牲毛羽健張繼孟王象雲馬鳴世給事中張國維劉斯球陳  
良訓張鏡心相繼論之永光遂發憤爲難謀引史堃高捷袁  
弘勛自助三人者兇悍無賴方家居永光再疏薦之韓爌等  
爭不能得帝特召用三人三人遂爲永光謀主而錦衣指揮  
張道濬亦附之日以排東林爲事永光又與溫體仁合欲借  
袁崇煥獄株連天下清流盡翻逆案已而不果永光欲用王  
之臣呂純如事亦中寢語錯見錢龍錫溫體仁周延儒文震

孟傳中無何體仁柄政東林斥過半永光益得志惡言路異  
已多以年例出之吏科長例不外遷永光憾陳良訓輒出爲  
湖廣參政他舉錯多私間摘發部中一二奸事以結帝知帝  
深惡廷臣植黨永光初秉銓卽以破散東林黨爲事帝固已  
喜之及見言路交擊謂永光孤立益眷永光永光仗體仁益  
行以鏗刻羣小趨若鶩而弘勛納參將胡宗明主事趙建極  
賄請託吏兵二部給事中葛應斗劾之兵部尚書梁廷棟亦  
發弘勛道濬納賄事兩人下獄謫戍於是給事中吳執御劾  
永光誨貪崇墨不可表率百僚永光被詰責罷去久之卒  
畢自嚴字景曾淄人萬曆二十年進士授松江推官年少有  
吏才遷刑部主事歷工部員外郎中遷淮徐道參議內艱闋



以故官分守冀寧改河東副使引疾去起洮岷兵備參政以按察使徙治榆林西路進右布政使泰昌時名爲太僕卿天啓元年四月遼陽覆廷議設天津巡撫專飭海防改自嚴右僉都御史以往置水軍繕戰艦備戎器及熊廷弼建三方布置策天津居其一益設鎮海諸營用戚繼光遺法水軍先習陸戰軍由是可用魏忠賢令錦衣千戶劉僑逮天津廢將自嚴以無駕帖疏論之報聞四方所募兵日逃亾用自嚴言攝其親屬補伍兵部主事來斯行有武畧自嚴請爲監軍山東白蓮妖賊起令斯行率五千人往功多初萬曆四十六年遼東用兵議行登萊海運明年二月特設戶部侍郎一人兼右僉都御史出督遼餉歲運駐天津米百八十萬石豆半之銀

三百二十四萬兩以山東巡撫李長庚任之諸事辦治及是長庚遷乃命自嚴代嚴核兵籍餉無所冒贏金數萬論前平妖功進右都御史兼戶部右侍郎時議省天津巡撫令督餉侍郎兼領其事卽以委自嚴京師再地震自嚴言內批宜愼恩澤宜節人才宜惜內操宜罷語甚切直地復數震再疏陳闕失皆不納在事數年綜核樽節公私賴之五年以右都御史掌南京都察院明年正月改南京戶部尚書忠賢議鬻南太僕牧馬草場助大工自嚴持不可遂引疾去崇禎元年召拜戶部尚書自嚴以度支大絀請覈逋賦督屯田嚴考成汰冗卒停蒯密昌永四鎮新增鹽菜銀二十二萬俱報可二年三月疏言諸邊年例自遼餉外爲銀三百二十七萬八千有



奇今薊密諸鎮節省三十三萬尚應二百九十四萬八千統  
計京邊歲入之數田賦百六十九萬二千鹽課百一十萬三  
千關稅十六萬一千雜稅十萬三千事例約二十萬凡三百  
二十六萬五千有奇而逋負相沿所入不滿二百萬卽盡充  
邊餉尚無贏餘乃京支雜項八十四萬遼東提塘三十餘萬  
薊遼撫賞十四萬遼東舊餉改新餉二十萬出浮於入已一  
百十三萬六千況內供召買宣大撫賞及一切不時之需又  
有出常額外者乞勅下廷臣各陳所見廷臣爭效計畫自嚴  
乃擇其可者先列十二事曰增鹽引曰議鼓鑄曰括雜稅曰  
覈隱田曰稅寺產曰核牙行曰停修倉廩曰停修公署曰南  
馬協濟曰崇文鋪稅曰京運撥兌曰板木折價已復列七十

二事曰增關稅曰捐公費曰鬻生祠曰酌市稅曰汰冗役曰  
核虛冒曰加抵贖曰班軍折銀曰吏胥納班曰河濱灘蕩曰  
京東水田曰殿工冠帶帝悉允行詔令輯賦役全書自嚴言  
全書之作自行一條鞭始距今已四十五年有一事而此多  
彼少者其弊爲混派有司聽奸吏暗灑瓜分其弊爲花派當  
大爲申飭因條八式以獻帝卽命頒之天下先是忠賢亂政  
邊餉多不發自嚴給如期又奏行節餉五事嘗疏言最耗財  
者無如客餉諸鎮年例合三百二十七萬而客額居三之一  
宜大裁省其次則有撫賞召買修築諸費皆不可不節帝褒  
納之其冬京師被兵帝憂勞國事台中夜數發自嚴奏荅無  
滯不敢安寢頭日臃腫事幸無乏明年夏六月以司計無術



貽禍封疆自劾六罪乞罷優旨慰留先以考滿加太子少保敘遵永克復功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梁廷棟請增天下田賦自嚴不能止於是舊增五百二十萬之外更增百六十五萬有奇天下益耗矣已陳時務十事意皆主利民帝悉採納又以兵餉日增屢請清核而兵部及督撫率爲寢閣復乞汰內地及無用之兵帝卽令嚴飭然不能盡行也御史余應桂劾自嚴殿試讀卷首薦陳于泰乃首輔周延儒姻婭自嚴遂引疾乞休疏四上不允時有詔縣令將行取者戶部先核其錢穀華亭知縣鄭友元已入爲御史先任青浦逋金花銀二千九百帝以詰戶部自嚴言友元已輸十之七貯太倉帝令主庫者核實無有帝怒責自嚴自嚴飾詞辨帝益怒遂下自

嚴獄遣使逮友元給事御史交章論救不納踰月給事中吳甘來御史郭必昌米助國因熟審減刑復交章論救帝乃釋之八年五月敘四川平賊功復官致仕又三年卒賜恤如制李長庚字酉卿麻城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歷江西左右布政使所在勵清操入爲順天府尹改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盡心荒政民賴以蘇盜蔓武定諸州縣討禽其渠魁四十六年遼東用兵議行登萊海運長庚初言不便後言自登州望鐵山西北口至羊頭凹歷中島長行島抵北信口又歷兔兒島至濼井達蓋州剝運一百二十里抵娘娘宮陸行至廣寧一百八十里至遼陽一百六十里每石費一金部議以爲便遂行之明年二月特設戶部侍郎一人兼右僉



都御史出督遼餉駐天津卽以長庚爲之奏行造淮船通津路議牛車酌海道截幫運議錢法設按臣開事例嚴海防九事時議歲運米百八十萬石豆九十萬石草二千一百六十六萬束銀三百二十四萬兩長庚請留金花行改折借稅課言臣考會計錄每歲本色折色通計千四百六十一萬有奇入內府者六百餘萬入太倉者自本色外折色四百餘萬內府六百萬自金花籽粒外皆絲絲布帛蠟茶顏料之類歲久皆朽敗若改折一年無損於上有益於下他若陝西羊羖江浙織造亦當稍停一年濟軍國急帝不悅言金花籽粒本祖宗舊制內供正額及軍官月俸所費不貲安得借留其以今年天津通州江西四川廣西上供稅銀盡充軍費於是戶科給

事中官應震上言考會典於內庫則云金花銀國初解南京供武俸諸邊或有急亦取給其中正統元年始自南京改解內庫嗣後除武官俸外皆爲御用是金花銀國初常以濟邊而正統後方供御用也會典於太倉庫則云嘉靖二十二年題准諸處京運錢糧不拘金花籽粒應解內府者悉解貯太倉庫備各邊應用是世宗朝金花盡充兵餉不知陛下初年何故斂之於內也今不考各邊取給應用之例而反云正供舊額何相左若是至武官月俸一歲不過十餘萬乃云所費不貲哉且原數一百萬陛下始增二十萬年深日久顛末都忘以臣計之母論今年當借卽嗣後年年借用可也母論未來者當濟邊卽見在內帑者盡還太倉可也若夫物料改折



隆慶元年曾行之以解部濟邊六年又行於南京監局亦以濟邊此則祖宗舊制陛下獨不聞耶帝卒不聽時諸事初始百務全集長庚悉辦治天啓二年遷南京刑部尚書就移戶部明年名拜戶部尚書未任以憂歸崇禎元年起工部尚書復以憂去久之代閔洪學爲吏部尚書六年正月修撰陳于泰疏陳時弊宣府監視中官王坤力詆之侵及首輔周延儒長庚率同列上言陛下博覽古今曾見有內臣參論武臣者否自今以後廷臣拱手屏息豈清朝所宜有臣等溺職祈立賜譴黜終不忍開內臣輕議朝政之端流禍無窮爲萬世口實帝不懌次日召對平臺時副都御史王志道劾坤語尤切帝責令回奏奏上帝益怒及面對詰責者久之竟削其籍志

道漳浦人天啓時爲給事中議三案爲高攀龍所駁謝病歸其後附魏忠賢歷擢左通政論者薄之及是以忤中官罷長庚不植黨援與溫體仁不甚合推郎中王茂學爲真定知府帝不允復推爲順德知府帝怒責以欺蒙并追咎冠帶監生授職事責令回奏奏上斥爲民家居十年國變久之卒

王洽臨邑人萬曆三十二年進士歷知東光任丘服闋改長垣洽儀表頎偉危坐堂上吏民望之若神明其廉能爲一方最擢吏部稽勲主事歷考功文選郎中亦以廉能聞天啓初諸賢彙進洽有力焉遷太常少卿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浙江洽本趙南星所引及魏忠賢逐南星洽乞罷不許五年四月御史李應公希忠賢指劾洽遂奪職閒住崇禎元年召拜工



部右侍郎攝部事兵部尚書王在晉罷帝名見羣臣偉洽貌  
卽擢任之上疏陳軍政十事曰嚴債帥曰修實備曰核實兵  
曰衡將材曰覈欺蔽曰懲廢削曰勤訓練曰釐積蠹曰舉異  
才曰弭盜賊帝並褒納宣大總督王象乾與大同巡撫張宗  
衡爭插漢款戰事帝名諸大臣平臺詰問良久洽及諸執政  
並主象乾策定款議詳具象乾宗衡傳尋上言祖宗養兵百  
萬不費朝廷一錢屯田是也今遼左永平天津登萊沿海荒  
地及寶坻香河豐潤玉田三河順義諸縣閒田百萬頃元虞  
集有京東水田之議神宗初總督張佳胤巡撫張國彥行之  
薊鎮爲豪右所沮其後巡撫汪應蛟復行之河間今已墾者  
荒未墾者不議反以大施地生之利置不問而日講生財之

術爲養軍資不大失策乎乞勅諸道監司遵先朝七分防操  
三分屯墾之制實心力行庶國計有裨軍食無缺帝稱善卽  
命行之嘗薦監司楊嗣昌梁廷棟邊才後皆大用二年九月  
我

大清兵由大安口入都城戒嚴洽急徵四方兵入衛督師袁  
崇煥巡撫解經傳郭之琮總兵官祖大壽趙率教滿桂侯世  
祿尤世威曹鳴雷等先後至不能拒

大清兵遂深入帝憂甚十一月名對廷臣侍郎周延儒言本  
兵備禦疎忽調度乖張檢討項煜繼之且曰世宗斬一丁汝  
夔將士震悚強敵宵遁帝領之遂下洽獄以左侍郎申用懋  
代明年四月洽竟瘐死尋論罪復坐大辟洽清修伉直雅負



時望而應變非所長驟逢大故以時艱見紕帝方惡廷臣玩愒擬用重典故於洽不少貸厥後都城復三被兵兵部尚書咸獲免死人多為洽惜之

劉之鳳字雖鳴中牟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歷南京御史天啓三年六月上疏別白孫承宗王象乾聞鳴泰本末請定去留而撤毛文龍海外軍令居關內末言內操宜亟罷忤魏忠賢傳旨切責復宣諭廷臣再瀆奏者罪無赦六年之鳳方視江防期滿奏報忠賢奪其職崇禎二年起故官莊烈帝召周延儒燕見之鳳偕同官上疏曰臣等待罪陪京去延儒原籍三百里其立身居鄉不堪置齒頰今乃特蒙眷注必將日舉朝盡欺獨臣一人捐身為國使陛下直若廷臣無可信而延

儒乃得去所忌樹所私日為馮銓霍維華報怨此一名也於國事無纖毫益而於聖德有丘山之損也忤旨詰責屢遷刑部左侍郎遂代鄭三俊為本部尚書之鳳以天下囚徒皆五年一審錄而高牆罪宗獨不與上疏言之報可嘗與左侍郎王命璿名對平臺論律例及獄情帝申飭而退時有星變之鳳以修刑請言自今獄情大者一月奏斷小者半月賊重人犯結案在數年前者大氏本犯無髓可敲而戚屬復無脂可吸祈悉宥免全好生之仁從之然之鳳雖為此奏而其時每上獄詞帝必嚴駁之鳳懼甚諸司呈稿槩蓄縮不發屢疏謝病帝不從會尚書范景文劾南京給事中荆可棟貪墨下部訊之鳳予輕比帝疑其受賄下之吏法司希旨坐絞舉朝知



其冤莫敢言十二年給事中李清葛樞以爲言帝怒鑄樞級調外明年四月之鳳獄中上書自白無贓賄情可矜原亦不聽竟卒於獄

梁廷棟鄆陵人父克從吏部郎中太常少卿廷棟舉萬曆四十七年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召改禮部歷儀制郎中天啓五年遷撫治西寧參議七年調永平兵備副使督撫以下咸爲魏忠賢建祠廷棟獨不往乞終養歸崇禎元年起故官分巡口北道明年加右參政十一月

大清兵克遵化巡撫王元雅自縊卽擢廷棟右僉都御史代之廷棟請賜對面陳方畧報可未幾督師袁崇煥下獄復擢廷棟兵部右侍郎兼故官總督薊遼保定軍務及四方援軍

廷棟有才知兵奏對明爽帝心異之二年正月兵部尚書申用懋罷帝環顧廷臣以爲無可用特召廷棟代之時兵事雖解羽書旁午廷棟剖決無滯而廷臣見其驟用心嫉之給事中陳良訓首刺廷棟其同官陶崇道言廷棟數月前一監司耳倏而爲巡撫總督太兵國士之遇宜何如報乃在通州時言遵永易復良固難破自以爲神算今何以難者易易者難且嘗請躬履行間隨敵追擊以爲此報主熱血今偃然中樞熱血何銷亾也謂制敵不專在戰似矣而伐謀用間其計安在帝不聽崇道言廷棟復疏辨乞一巖疆自効且言軍機祕密臣入告於皇上出告於諸鎮者不敢抄傳故外廷猜日甚帝優詔慰留之未幾工部主事李逢申劾廷棟虛名崇道又



言廷棟輕發言致臨洮固原入衛兵變帝皆不納五月永平四城復賞廷棟調度功加太子少保世廕錦衣僉事其秋廷棟以兵食不足將加賦因言今日問左雖窮然不窮於遼餉也一歲中陰爲加派者不知幾百千萬如朝覲考滿行取推陞少者費五六千金合海內計之國家選一番守令天下加派數百萬巡按查盤訪緝餽遺謝薦多者至二三萬金合天下計之國家遣一番巡方天下加派百餘萬而曰民窮於遼餉何也臣考九邊額設兵餉兵不過五十萬餉不過千五百三十餘萬何憂不足故今日民窮之故惟在官貪使貪風不除卽不加派民愁苦自若使貪風一息卽再加派民懽忻亦自若疏入帝俞其言下戶部協議戶部尚書畢自嚴阿廷棟

意卽言今日之策無踰加賦請畝加九釐之外再增三釐於是增賦百六十五萬有奇海內並咨怨而廷棟自嚴乃謂民情所樂輸其罔如此已陳釐弊五事曰屯田曰鹽法曰錢法曰茶馬曰積粟又極陳陝西致寇之由請重懲將吏貪汚者以紓軍民之憤塞叛亂之源帝皆褒納廷棟居中樞歲餘所陳兵事多中機宜帝甚倚任然頗挾數行私不爲朝論所重給事中葛應斗劾御史袁弘勛納參將胡宗明金請囑兵部廷棟亦劾弘勛及錦衣張道濬通賄狀兩人遂下獄兩人者吏部尚書王永光私人廷棟謀并去永光以已代之得釋兵事永光遂由此去御史水佳胤者弘勛郡人也兩疏力攻廷棟發其所與司官手書且言其縱奸人沈敏交關薊撫劉可



訓納賄營私廷棟疏辨求去帝猶慰留有安國棟者初以通判主插漢撫賞事廷棟薦其才特擢職方主事仍主撫賞頗爲奸利廷棟庇之後佳胤坐他事左遷行人司副復上疏發兩人交通狀并列其賄鬻將領數事事頗有迹廷棟危甚賴中人左右之得閒住去以熊明遇代八年冬召拜兵部右侍郎代楊嗣昌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屢陳邊事成見聽明年七月我

大清兵由間道踰天壽山克昌平逼京師山後地廷棟所轄也命帶罪入援兵部尚書張鳳翼懼罪自請督師兩人恇怯不敢戰近畿地多破殘言官交章論劾兩人益懼度解嚴後必罹重譴日服大黃藥求死

大清兵以八月十九日出塞兩人遙尾不敢近至九月朔鳳翼卒踰數日廷棟亦卒已法司定罪廷棟果坐大辟以旣死不究云廷棟旣歿其父克從尚在後賊破鄆陵避開封及開封被滄死於水

熊明遇字良孺進賢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授長興知縣四十二年擢兵科給事中旋掌科事多所論劾已上疏極陳時弊言今春以來天鼓兩震於晉地流星晝隕於清豐地震二十八天火九石首雨菽河內女妖遼東兵端吐火卽春秋二百四十年間未有稠於今日者且山東大侵人相食黃河水稽天兼向者太白經天輔星湛沒熒惑襲月金水愆行或日光無芒或日月同暈或爲恒風爲枯旱天譴愈浚而陛下所



爲皆誣天拂經之事此誠禽息碎首賈生痛哭之時也敢以  
入憂五漸三無之說進今內庫太實外庫太虛可憂一餉臣  
乏餉邊臣開邊可憂二套部圖王插部覬賞可憂三黃河泛  
濫運河膠淤可憂四齊苦荒天楚苦索地可憂五鼎鉉不備  
棟梁常撓可憂六羣譁盈衢訛言載道可憂七吳民喜亂冠  
履倒置可憂八八憂未已五漸繼之太阿之柄漸入中涓魁  
壘之舊漸如隕籜制科之法漸成奸藪武庫之器漸見銷亾  
商旅之途漸至梗塞五漸未已三無繼之匹夫可熒惑天子  
小校可濫邀絲綸是朝廷無紀綱滇黔之守令皆途窮揚粵  
之監司多規避是遠方無吏治讒構之口甚於戈戟傾危之  
禍慘於蘇張是士大夫無人心天下事可不寒心哉又雜引

天文書以證時事凡數千言皆極危切帝亦不省元詩教輩  
以明遇與東林通出爲福建僉事遷寧夏參議天啓元年以  
尚寶少卿進太僕少卿尋擢南京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永  
樂中齊王樽以罪廢其子孫居南京號齊庶人有睿鑑者自  
負當奇貴結納奸人懷異志明遇捕獲之寘其黨十餘人於  
法東西方用兵建營伏虎山以備警魏忠賢黨謀盡逐東林  
以明遇嘗救御史游士任五年三月給事中薛國觀遂劾其  
黨庇徇私忠賢卽矯旨革職未幾坐汪文言獄追贓千二百  
金謫戍貴州平溪衛莊烈帝卽位釋還崇禎元年起兵部右  
侍郎進左遷南京刑部尚書三年召拜兵部尚書疏陳四司  
宿弊在職方者五武庫者二武選車駕者二帝悉採納楊



被逮明遇言秦中流寇明旨許撫勦並行葢渠魁乞降亦宜撫脅從負固亦宜勦今鶴以撫賊無功就逮倘諸臣因鶴故欲盡戮無辜被脅之人絕諸賊生路宜急勅新督臣洪承疇諭賊黨殺賊自効卽神一魁劉金輩果立奇功亦一體敘錄而諸將善撫馭如吳弘器等仍與陞擢庶賊黨日孤帝亦納之帝遣內臣出鎮關寧馬雲程議設標兵巡撫丘禾嘉請列之經制明遇持不可請令撫臣簡卒二百以衛之五年正月山東叛將李九成等陷登州明遇信巡撫余大成言力主撫議久不就撫乃調關外軍討定之事詳徐從治傳當是時我大清兵入宣府巡撫沈榮與中官王坤等遣使議和饋金帛酒牢諸物

大軍卽旋事聞帝惡榮專擅召對明遇等於平臺明遇力爲榮解帝不悅詰責之逮榮下吏於是給事中孫三杰力詆明遇榮交關悞國共同官陳贊化呂黃鐘御史趙繼鼎繼之明遇再疏乞罷帝責以疎庸僨事命解任候勘尋以故官致仕八年京察拾遺復及明遇帝不問久之用薦起南京兵部尚書引疾歸國變後卒

張鳳翼代州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廣寧兵備副使以憂歸天啓初起右參政飭遵化兵備三年五月遼東巡撫閣鳴泰罷擢鳳翼右僉都御史代之自王化貞棄廣寧後關外八城盡空樞輔孫承宗銳意修復而版築未興鳳翼聞命疑承宗欲還朝以遼事盡責之已甚懼卽疏請專守



關門其座主葉向高鄉人韓爌柄政抑使弗上既抵關以八月出閱前屯寧遠諸城上疏極頌承宗經理功且曰入城奮牖非一年可就之工六載瘡痍非一時可起之疾今日議勦不能言戰不得計惟固守當以山海爲根基寧遠爲門戶廣寧爲哨探其意專守關與承宗異議時趙率教駐前屯墾田練卒有成效及袁崇煥滿桂出守寧遠關外規模畧定忽有傳中左所被兵者永平吏民洶洶思竄鳳翼心動亟遣妻子西歸承宗曰我不出關人心不定遂於四年正月東行鳳翼語人曰樞輔欲以寧前荒塞居我是殺我也國家卽棄遼左猶不失全盛如大寧河套棄之何害今舉世不欲復遼彼一人獨欲復耶密令所知居言路者詆馬世龍貪淫及三大將

建帥府之非以撼承宗承宗不悅舉其言入告乞命廷臣雜議關外土地人民果當棄否帝優詔報之以鳳翼不可共事下部議去留適鳳翼遭內艱遂解去承宗復上疏爲世龍等辨因詆鳳翼才鄙而怯識闇而狡工於趨利巧於避患朝議以旣去不復問六年秋起故官巡撫保定明年九月以三王之藩加兵部右侍郎薊遼總督劉詔罷進鳳翼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代之崇禎元年二月御史甯光先劾鳳翼撫保定時建魏忠賢生祠鳳翼引罪乞罷不許未幾謝病去時窮治逆黨諸建祠者俱入逆案中鳳翼邊臣以故獲宥三年起故官代劉策總督薊遼保定軍務與諸將馬世龍等協謀復遵永四城進太子少保兵部尚書世廕錦衣指揮僉事鳳翼



以西協單弱疏陳增良將宿重兵備火器預軍儲遠哨探數事從之已復謝病去久之召爲兵部尚書鳳翼庸懦無戡亂才帝以其久歷邊陲倚任之六年二月與吏部尚書李長庚名對平臺論以爲國任事潔已率屬鳳翼頓首退尋以宣大兵寡上言國初額軍宣府十五萬一千今止六萬七千大同十三萬五千今止七萬五千乞兩鎮各增募萬人分營訓練且月餉止五錢安能致赴桓之士乞一人食二餉帝並從之給事中周純脩李世祺御史葛徵奇以兵事日棘相繼劾鳳翼溺職鳳翼亦連疏乞休帝皆不許七年以恢復登州功加太子太保七月

大清兵西征插漢旋師入山西大同宣府境帝怒守臣失機

下兵部論罪部議巡撫戴君恩胡沾恩焦源清革職贖杖總督張宗衡閒住帝以爲輕責鳳翼對狀於是總督巡撫及三鎮總兵睦自強曹文詔張全昌俱遣戍監視中官劉允中劉文中王坤亦充淨軍時討賊總督陳奇瑜以招撫僨事給事中顧國寶因劾鳳翼舉用非人帝亦不問奇瑜既罷卽命三邊總督洪承疇兼督河南山西湖廣軍務討中原羣盜言官以承疇不能兼顧請別遣一人爲總督鳳翼不能決旣而承疇竟無功及賊將南犯鳳翼請移江北巡撫楊一鵬鎮鳳陽防護皇陵溫體仁不聽鳳翼亦不能再請八年正月賊果陷鳳陽犯皇陵朝野震駭言官交章劾鳳翼鳳翼亦自危引罪乞罷帝不許令戴罪視事初賊之犯江北也給事中桐城孫



晉以鄉里爲憂鳳翼曰公南人何憂賊賊起西北不食稻米賊馬不飼江南草聞者笑之事益急始令朱大典鎮鳳陽尋推盧象昇爲總理與洪承疇分討南北賊而賊已蔓延不可制矣給事中劉昌劾鳳翼推總兵陳壯猷納其重賄鳳翼力辨昌貶秩調外已而鳳翼言勦賊之役原議集兵七萬二千隨賊所向以殄滅爲期督臣承疇以三萬分布豫楚數千里地力薄又久戍生疾故尤世威徐來朝俱潰以二萬人散布三秦千里內勢分又孤軍無援故艾萬年曹文詔俱敗今旣益以祖寬李重鎮倪寵牟文綬兵萬二千又募楚兵七千合九萬有奇兵力厚矣賊在關內者屬承疇關外者屬象昇倘賊盡出關則承疇合勦於豫盡入關則象昇合勦於秦臣更

有慮者賊號三四十萬更番迭出勢衆而力合我零星四應勢寡而力分賊所至因糧於我人皆宿飽我所至樵蘇後爨動輒呼庚賊馬多行疾一日而十舍可至我步多行緩三日而重繭難馳衆寡饑飽勞逸之勢相懸如此賊何日平乞嚴勅兩督臣以一二萬人爲一軍俾前茅後勁中權聯絡相貫然後可制賊而不爲賊制今賊大勢東行北有黃河南有長江東有漕渠彼無舟楫豈能飛越我兵從西北窮追尤易爲力此防河扼險目前要策所當申飭者也帝稱善命速行之鳳翼自請督師討賊帝優詔不允九年二月給事中陳昌文上言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今旣假督理二臣以便宜則行軍機要自不當中制若今日議不許斬級明日又議必斬級



今日議徵兵援鳳明日又議撤兵防河則在外何所適從願  
樞臣自今凡可掣督撫之肘者俱寬之文法俾得展布可也  
兵法守敵所不攻攻敵所不守奇正錯出滅賊何難今不惟  
不能滅乃今日破一軍明日又殺一將今日陷一邑明日又  
殘一州若止罪守令而不及巡撫豈法之平願樞臣自今凡  
可責諸撫之成者勿寬文法俾加磨礪可也帝納其言江北  
之賊自滁州歸德兩大敗後盡趨永寧盧氏內鄉浙川大山  
中關中賊亦由閩鄉靈寶與之合鳳翼請勅河南鄖陽陝西  
三巡撫各督將吏扼防毋使軼出四川湖廣兩巡撫移師近  
界聽援勦而督理二臣以大軍入山蹙之且嚴遏米商通販  
賊可盡殄帝以爲然尅期五月蕩平老師費財督撫以下罪  
無赦鳳翼雖建此策而總理象昇所部多騎軍不善入山賊  
竟不能滅至七月我

大清兵自天壽山後入昌平都城戒嚴給事中王家彥以陵  
寢震驚劾鳳翼坐視不救鳳翼懼自請督師賜上方劍盡督  
諸鎮勤王兵以左侍郎王業浩署部事命中官盧維寧監督  
通津臨德軍務而宣大總督梁廷棟亦統兵入援三人相犄  
角皆退怯不敢戰於是寶坻順義文安永清雄安肅定興諸  
縣及安州定州相繼失守言官劾疏五六上鳳翼憂甚已已  
之變尚書王洽下獄死復坐大辟鳳翼知不免日服大黃藥  
病已殆猶治軍書不休至八月末都城解嚴鳳翼卽以九月  
朔卒已而議罪奪其官十一年七月論前勦寇功有詔敘復



帝在位十七年間易中樞十四人皆不久獲罪鳳翼善溫體仁獨居位五載其督師也意圖道責乃竟以畏法死

陳新甲長壽人舉於鄉爲定州知州崇禎元年遷刑部員外郎進郎中遷寧前兵備僉事寧前關外要地新甲以才著外飭邊備內撫安軍民甚著勞績四年大凌新城被圍援師雲集皆賴其征繕及城破坐削籍巡撫方一藻惜其才請留之未報監視甲官馬雲程亦以爲言乃報可新甲上言臣使過之恩下於監視疏恐此心未白清議隨之不敢受不許尋進副使仍蒞寧遠七年九月擢右僉都御史代焦源清巡撫宣府值殘破之餘戎備益壞新甲徧歷塞垣凡前人足跡不至者皆躬親閱視具得士馬損耗城堡傾頽弓矢甲仗朽敝狀

屢疏請於朝加整飭邊防賴之楊嗣昌爲總督與新甲共事以是知其才九年五月內艱歸十一年六月宣大總督盧象昇丁外艱嗣昌方任中樞薦新甲堪代詔擢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奪情任之少詹事黃道周上疏力詆忤旨切責既抵近畿會

大清兵深入內地詔新甲受代卽督所部兵協禦未幾象昇戰歿孫傳庭代統其軍新甲與相倚仗終不敢戰明年春畿輔解嚴順天巡按劉呈瑞劾新甲前後逗撓新甲憤歷陳功狀言呈瑞挾讐帝不問既赴鎮列上編隊伍嚴哨探明訓練飭馬政練火器禁侵漁等十事報可麾下卒夜譁新甲請罪不允給事中戴明說嘗劾之帝以輕議重臣停其俸帝才新



甲甚召代傅宗龍爲兵部尚書自弘治初賈俊後乙榜無至尚書者兵事方亟諸大臣避中樞故新甲得爲之陛見畢陳保邦十策多廷臣所嘗言惟言天壽山後宜設總兵徐州亦宜設重鎮通兩京咽喉南護鳳陵中防漕運帝並採用之俄陳樞政四要及兵事四失帝卽命飭行十四年三月賊陷雒陽襄陽福襄二王被難鐫新甲三秩視事舊制府州縣城郭失守者長吏論死宛平知縣陳景建言村鎮焚掠三所者長吏當戍邊新甲主其議言有司能兼顧鄉城卽與優敘若四郊被寇與失機並論帝卽從之然是時中原皆盜其法亦不能行也楊嗣昌卒於軍中新甲舉丁啓睿往代議者尤其失人然傅宗龍孫傳庭並以微罪繫獄新甲於名對時薦其才退復上章力薦兩人獲用亦新甲力也尋論秋防功復所鐫秩時錦州被

大清兵圍已五月聲援斷絕有卒逸出傳祖大壽語請以車營逼毋輕戰總督洪承疇集兵數萬援之亦未敢決戰帝召新甲問策新甲請與閣臣及侍郎吳甦計之因陳十可憂十可議請遣職方郎張若麒面商於承疇若麒未返新甲請分四道夾攻承疇以兵分力弱議持重以待帝以爲然而新甲固執前議若麒素狂躁見諸軍稍有斬獲謂圍可立解密奏上聞新甲又貽書趣承疇承疇激新甲言又奉密勅遂不敢主前議若麒益趣諸將進兵諸將以八月次松山遂爲我大清兵所破大潰士卒死亾數萬人若麒由海道遁還言官



請罪之新甲力庇復令出關監軍錦州圍未解承疇又被圍於松山帝浚以爲憂新甲不能救十五年二月御史甘惟燦劾其寡謀悞國請速令舉賢自代不納三月松山錦州並爲我

大清攻破若麒復自寧遠遁還言官劾若麒者悉及新甲新甲屢乞罷皆不從新甲雅有才曉邊事然不能持廉所用多債帥浚結甲貴爲援與司禮王德化尤昵故諫官言不能入當是時李自成縱橫河南開封屢被圍他郡縣失亾相踵總督傅宗龍汪喬年出關討賊先後陷沒賊勢愈張言官劾新甲者章至數十新甲請罪章亦十餘上帝輒慰留初新甲以南北交急遣使與

大清議和私言於傅宗龍宗龍出都日以語大學士謝陞陞後見疆事大壞述宗龍之言於帝帝怫然名新甲詰責新甲叩頭謝罪陞進曰倘肯議和亦可恃帝默然尋諭新甲密圖之而外廷不知也已言官謁陞陞言上意主和諸君幸勿言言官駭愕交章劾陞陞遂斥去帝旣以和議委新甲手詔往返者數十皆戒以勿洩外廷漸知之故屢疏爭然不得左驗一日所遣馬紹愉以密語報新甲跡之置几上其家僮悞以爲塘報也付之抄傳於是言路譁然給事中方士亮首論之帝愠甚留疏不下士亮懼得禍候命數日髮多白已降嚴旨切責新甲令自陳新甲不引罪反自詡其功帝益怒至七月給事中馬嘉植復劾之遂下獄新甲從獄中上書乞宥不



許新甲知不免徧行金內外給事中廖國遴楊枝起光時亨  
倪仁禎初言不可宥既乃日營救於刑部侍郎徐石麒石麒  
拒不聽大學士周延儒陳演亦於帝前力救且曰國法敵兵  
不薄城不殺大司馬帝曰他且勿論戮辱我親藩七不甚於  
薄城耶遂棄新甲於市新甲為楊嗣昌引用其才品心術相  
似軍書旁午裁荅無滯帝初甚倚之晚特惡其洩機事且章  
主過故殺之不疑厥後給事中沈迅見帝力詆其失帝曰令  
爾作新甲恐更不如迅慙而退初新甲自陽和入都門黃霧  
四塞識者以為不祥果如其應

馮元颺字爾巖慈谿人父若愚太僕少卿元颺與兄元颺並  
有文名天啓二年第進士歷知澄海揭陽崇禎四年徵授戶

科給事中帝遣中官出鎮元颺力爭時元颺亦疏論中官兄  
弟遂有直聲無何上疏力詆周延儒被切責尋論山東總督  
劉宇烈縱寇主撫罪因言禮部侍郎王應熊無大臣體宜罷  
已復言詞臣姚希孟孤忠獨立不當奪講官科臣趙東曦正  
詞讜論不當奪言路禮部郎周鑣建言獲譴元颺上言一歲  
中湯開遠金星曜華允誠黃道周輩皆以庶僚建言而為言  
官者無聞鑣又以言獲罪臣愧滋甚願罷臣官還鑣原職皆  
不納應熊謀改吏部元颺復撫劾其貪穢數事被旨譙責尋  
乞假歸八年春還朝時皇陵毀廷臣多歸咎內閣而溫體仁  
王應熊以票擬自委元颺上言政本大臣居實避名受功辭  
罪平時以宰相自居遇天下有事輒曰昭代本無相名吾儕



止供票擬上委之聖裁下委之六部持片語叢百欺夫中外之責孰有大於票擬者漢唐宰相之名而更代天言有國初顧問之榮而兼隆位號地親勢重言聽志行柄用專且重者莫如今日猶可謝天下責哉陵寢之變帝將大赦元颺請悉復先後建言諸臣十年正月朔日有食之元颺復指斥內閣帝皆不納再遷刑科左給事中數言部囚多輕罪請帝寬宥並採納之詔簡東宮講官黃道周爲首輔張至發所扼且疏詆之元颺言道周至清無徒忠足動人主惟不能得執政歡至發恚兩疏詆元颺帝皆置不問由戶科都給事中擢太常少卿屢遷南京太僕卿通政使召拜兵部右侍郎轉左元颺多智數尚權譎與兄元颺並好結納一時翕然稱二馮然

故與馮銓通譜誼初在言路詆周延儒及爲侍郎延儒方再相元颺因與善延儒欲以賑饑爲銓功復其冠帶憚衆議元颺令引吳甡入閣助之旣而甡背延儒議熊開元欲盡發延儒罪元颺沮止之兵部尚書陳新甲棄市元颺署部事帝用張國維代新甲十六年五月國維下獄遂以元颺爲尚書帝倚之甚至元颺顧不能有所爲河南湖廣地盡陷關寧又日告警元颺規自脫其年八月遂稱病乞休疏上輒慰留賜瓜果食物遣醫診視請益堅乃允其去元颺頗能料事孫傳庭治兵關中元颺謂不可輕戰與帝及廷議不合乃於帝前爭之曰請先下臣獄俟一戰而勝斬臣謝之又貽書傳庭戒毋速戰傳庭果敗將歸薦李邦華史可法自代帝不用用兵科



都給事中張縉彥都城遂不守然論者以元颺荷帝殊寵擢  
筦中樞及見事危急輒自引避去鮮不薄之福王時元颺卒  
其家請恤給事中吳适言元颺身膺特簡莫展一籌部議予  
祭葬是使悞國之臣生死皆得志也臣以爲不宜予不納元  
颺遂獲恤元颺字爾賡舉崇禎元年進士授都水主事帝遣  
中官張彝憲總理戶工二部事廷臣爭不能得元颺請勅諸  
司不得至彝憲門彝憲亦不得造部堂與部交接帝責以沽  
名彝憲亦愠元颺乞假歸尋起禮部主事進員外郎郎中遷  
蘇松兵備參議溫體仁當國唐世濟爲都御史皆烏程人其  
鄉人盜太湖以兩家爲奧主元颺捕得其渠魁則世濟族子  
也置之法遷福建提學副使巡撫張國維奏留之太倉人陸  
文聲訐其鄉人張溥張采倡復社亂天下巡按倪元珙以屬  
元颺元颺盛稱溥等元珙據以入告體仁庇文聲兩人並獲  
譴元颺謫山東鹽運司判官濟南被兵攝濟寧兵備事十四  
年遷天津兵備副使十月擢右僉都御史代李繼貞巡撫天  
津兼督遼餉時元颺已掌中樞帝顧其兄弟厚嘗賜宮參療  
元颺疾而元颺以衰老乞休詔遣李希沆代未至而京師陷  
元颺乃由海道逃歸閏六月卒

張捷丹陽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浙江山陰知縣泰昌元  
年入爲御史疏論中官蒙蔽之弊以譏切王安天啓元年薦  
董應舉于仕廉蕭近高安希范等十二人皆民望已論姚宗  
文排陷熊廷弼罪又請恤遼陽死事諸臣已又請停內操所



建白多皆可稱乞假歸四年春趙南星出爲江西副使不赴其冬魏忠賢勢大張諸以年例外遷者盡復故官捷亦還爲御史明年擢太僕少卿自是疾東林次骨尋忤忠賢意削籍歸崇禎三年起大理右少卿拜左副都御史明年遷吏部右侍郎又明年進左侍郎捷故讐東林而與首輔周延儒友善驟引居要地參預密謀延儒敗又附溫體仁爲之羽翼御史梁雲構劾其儉邪柔媚賄賂關通帝不聽吏部尚書李長庚左都御史張延登罷體仁及王應熊謀之捷將用故兵部尚書呂純如帝御平臺諭廷臣各舉所知應熊目捷捷遂舉純如及南京右都御史唐世濟體仁及錢士升舉南京吏部尚書謝陞及世濟應熊亦舉世濟獨何吾騶舉戶部尚書侯恂

帝以純如麗逆案不宜舉捷譽純如才品皆不聽給事中盧兆龍孫晉與捷相訐難而御史金光辰韓一光楊繩武給事中蔣德瑗並奏純如不可用捷呶呶不已給事中姜應甲叱捷巧辯帝命之退竟如體仁言以陞爲吏部尚書世濟爲左都御史捷旣絀給事中吳甘來朱國棟顧國寶吳南灝御史張三謨南京給事中戈允禮御史左佩弦郭維經及兆龍應甲光辰復交章極論并言逆案不可翻卒以體仁應熊力悉置不問已而給事中范淑泰劾捷私王維章用爲四川巡撫應甲又劾捷私聽勘郎中施元徵遷爲蘄州參政論德倪元璐亦疏詆捷捷怒謂言官攻擊皆元璐主謀上疏醜詆帝責元璐陳狀卒兩置不問先是捷所親賀儒修爲成都知縣捷



屬巡按劉宗祥令舉卓異中有時事漸非借內傾外中焰披猖朝政苛急等語以宗祥前知丹徒素交好也而宗祥廉儒修貪墨疏劾之削其籍逮治捷遂大恨後川中州縣多陷於賊詔議宗祥罪捷欲重繩之宗祥懼遽以捷私書上聞帝大怒責捷回奏捷震悚詞極哀帝怒不解詔除名議罪坐贖徒三年宗祥遂任職如故福王立於南京劉澤清首薦捷馬士英繼之詔下廷議多持不可其年八月魏國公徐弘基復薦之遂以內傳起故官給事中章正宸等疏諫被責讓十月吏部尚書徐石麒罷士英擬用張國維而阮大鍼以內傳用捷士英駭愕以此憚大鍼捷既爲諸奸用悉奉其指揮諸麗名逆案及謀翻逆案被譴者盡登用而文選郎劉應賓挾馬阮勢納賄無虛日捷主畫諾而已明年夏楊維垣請恤逆案已死諸臣捷奏行之於是劉廷元霍維華徐大化徐兆魁喬應甲王紹徽呂純如等二十二人並獲贈恤無何南都失守捷走雞鳴寺投繯而死捷居家孝友在官有清節雅爲鄉人所稱以惡東林終身與匪人比名因以隳然其死也士論咸予之

金之給字元誠定寶人家世務農之給讀書服從父兄力田  
大曆初其鄉有盜劫其家明及信之老守城上書監司請捉賊  
歸路監司不能用法賊得渡海逸去給腹元年弟進士改縣令  
士與同館人春友善相與結賢家於公一信回家緩急用明



以惡東林絲與入其各因以製然其及也士論其  
去與與一外縣而及封呂家奉丈并官育肯道舉為入但  
甲王絲與呂縣收等二十二入並對領此無河南階夫守封  
及前呂對奏行之外長隆我示雷縣華斜大外斜共與喬  
及絲與無與日對主畫畫而日即平夏對縣此請此與案日

明史藁

列傳第一百三十六

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明史總裁戶部尚書加七級臣王鴻緒奉

敕編撰

劉之綸

梅之煥

魏雲中

張宗衡

蔣允儀

鄒維璉

張瑋

金光辰

方震孺

李若星

李繼貞

余應桂

向斗樞

劉之綸字元誠宜賓人家世務農之綸讀書暇從父兄力田  
天啓初舉鄉試值奢崇明反倡父老守城上書監司請扼賊  
歸路監司不能用賊得渡瀘逸去崇禎元年第進士改庶吉  
士與同館金聲友善相與結賢豪養死士備國家緩急用明



年冬都城被兵數上書陳方畧帝壯之會聲名對薦之綸知兵帝卽召見奏對稱旨超擢兵部右侍郎副尚書閔夢得協理京營戎政之綸未受任時已貸數百金製木爲西洋大小砲百餘具又製獨輪火車偏廂車獸車皆輕捷利用而所請弓矢器甲主者不以時應所招死士又不得給衣裝賞犒費之綸以爲言因進曰臣用兵有大綱十六字始則尊禮英豪召募義勇繼則任賢使能賞功罰罪有節目八字氣以吞之計以取之因請精兵一萬爲進攻計帝亦不能盡從時武經畧滿桂方戰歿朝廷大震之綸冒風雪馳通州守者不納夜宿古廟明年正月引兵前連奏軍機七疏俱不報而朝士忌其驟貴巡按御史董羽宸因劾其逗遛騷擾之綸疏辨未言

舍安就危憂君父而獨肩至艱之任以積骸成山流血成川時孤軍獨進遇敵未嘗損一人宜爲羽宸所怪異小人量隘有事則推委無事則議論止從一侍郎起見耳乞削臣今官賜骸骨歸田養母臣不勝至願帝優詔策厲之會

大清兵已拔遵化永平援軍皆觀望獨之綸奮前約總兵馬世龍吳自勉趨永平牽制而親率所部直抵遵化離城八里營於娘娘山世龍等負約

大清以三萬騎來迎二十二日兵交之綸發一火砲有所擊傷再發則砲炸營中自亂左右請結陣徐退之綸慨然曰吾受天子厚恩誓捐軀以報戰不捷死耳敢言退者斬乃再戰自辰至酉士殊死力鬪矢盡短兵接之綸知不可爲大呼曰



死死負天子恩解所佩印付家人曰持此歸報朝廷俄身被  
兩矢遂死全軍盡沒世龍等在薊州擁兵不救之綸驟膺重  
寄卒未訓練徒以忠義激發與之同盡天下稱其忠母陳氏  
年七十五子二長五歲次二歲家貧不能返柩母疏於朝命  
給驛還賜一祭半葬任一子國學生至十五年廷臣復請追  
卹贈兵部尚書

梅之煥字彬父麻城人侍郎國楨從子也年十四爲諸生御  
史行部閱武之煥騎馬突教場御史怒命與材官角射九發  
九中長揖上馬徑去萬曆三十二年舉進士改庶吉士居七  
年授吏科給事中東廠太監李浚誣拷商人之煥抗疏劾之  
尋上言今天下民窮餉匱寇橫兵疲言官舍國事爭時局部

曹舍職掌建空言羣天下盡爲虛文所束縛有作意振刷者  
不曰生事則曰苛求事未就而謗興法未伸而怨集豪傑灰  
心庸人養拙國事將不可爲請陛下嚴綜覈以責實事通言  
路以重紀綱別臧否以惜人才庶國事有濟又奏故相張居  
正所以整飭初政督課名實者慨然欲有所建置疏屢上不  
省時朝臣部黨角立之煥無所附麗猶中忌出爲廣東副使  
決滯囚摘奸宄豪民沉殺烈女擒致之死海寇袁進掠潮州  
之煥請往勦扼海道招散其黨卒降進改視山東學政天啓  
元年以通政參議召遷太常少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  
母憂歸之煥與楊漣同舉於鄉以功名相期許漣拷死魏忠  
賢黨陳序劾之煥黨漣言漣被逮過麻城之煥與盤桓流涕



有詔削奪漣實未嘗道麻城也無何逆黨梁克順又誣以賊私詔撫按提問徵贖餉邊莊烈帝卽位免其贓崇禎元年夏起故官巡撫甘肅軍食久缺之煥鈞校故贖得邊吏邀勒淮商所中引悉以給商一日得銀三萬套寇合他部入犯之煥爲三覆誘之總兵官楊嘉謨當其前寇欲遁二覆起之煥率部兵夾擊大破之斬七百餘級生得部長數人降六百餘人明年春寇復大入中痢諸將請掩之大黃山之煥不可遣譯諭威德踰月皆愈望邊城搏頽涕泣而去溫體仁訐錢謙益之煥數詒書中朝暴其過體仁深銜之其冬

大清兵薄都城有詔入衛之煥與嘉謨簡精卒三千卽日啓行西部乘虛犯河西之煥伏兵賀蘭山後邀其歸路而大兵出水泉峽口再戰再敗之斬首八百四十有奇遂引軍東悍卒王進才等倡亂殺參將孫懷忠等奔還蘭州之煥定其變復整軍東三年五月始抵京師時解嚴已久詔入朝兵部第勸王諸軍謂甘肅最後兵最謹法當按問但其兵精悍而三屯又新奏功請令帶罪俟秋防竣更議得旨之煥落職候勘嘉謨帶罪立功甘肅於九邊最遠故後且旣有功卒重譴者體仁已柄政修郟故也之煥雅自負將才旣廢無所見放意詩酒縣阻山多盜之煥率健兒助吏捕無脫者十年春流賊犯麻城之煥部勒鄉人子弟授兵登陴賊引去至十三年叙甘肅前後功始復官廕子終不召明年病卒

魏雲中字定遠武鄉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除項城知縣擢



御史劾禮部侍郎史繼偕南京兵部尚書黃克纘又劾太僕少卿徐兆魁貪穢狀未幾劾誠意伯劉蓋臣又持熊廷弼行勘及韓敬科場議尋劾文選郎中周應秋納賄鬻官歷詆其所用遼東巡撫張濤雲南布政使薛士彥湖廣提學副使董其昌且言應秋受事引進匪人流毒天下給事中吳亮嗣詆雲中借端掃除吏部吏部尚書趙煥亦為應秋辨雲中遂劾煥曲庇屬官亮嗣諂吏部亮嗣復言雲中入臺數月排擊史繼偕等八九人又劾匪人之說設無形羅網雲中再列諸人罪狀痛詆亮嗣帝皆不問其秋以年例出為甘肅僉事辭疾不赴天啓元年起通州兵備召為尚寶卿三年冬屢遷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自哮拜亂套寇乘之毀黃峽宿寇諸口三

石關墩堡漸廢官兵不敢上賀蘭山賊反居內雲中繕堡鑿渠興屯練士明年十二月魏忠賢惡其為東林罷歸崇禎二年召拜兵部右侍郎王象乾張宗衡爭插漢款勦議尚書王洽請令雲中行邊還言象乾策善款議始定雲中乃列上八事訪屬部厚偵探謹內外恤將卒修營舍復額兵定功罪擇守令帝褒納之象乾請老即命雲中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宣大山西軍務都城被兵帥師入衛三年流寇陷山西州縣被劾罷歸家居修城築臺以禦寇鄉人賴之久之卒張宗衡臨清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除大理評事天啓初屢遷松江知府嘗微服夜出手搏盜奸宄為息數與織造中官李實忤實怒劾之以憂歸五年起知歸德遷口北道副使加



右參政七年調昌平加按察使尋加右布政使五月擢右僉都御史代張翼明巡撫大同大同自俺答受封塞上息警者六十年邊備盡廢順義王卜石兔微弱插漢虎墩兔西侵盡有其衆遂遣將貴英哈率百餘騎臨宣府新平堡索賞守將誘殺之獲城虎墩兔大恨擁五六萬騎毀牆入抵鎮城大殺掠翼明及總兵官渠家禎不能禦又不以實聞巡按御史葉成章劾家禎及參將邢萬民而不及翼明莊烈帝初卽位方惡邊臣欺玩欲重懲以儆其餘召大臣詰問大學士劉鴻訓爲翼明解帝不聽已論翼明家禎死總督張曉戍邊邊臣始畏法宗衡承殘破後引宿將滿桂爲助大修邊防虎墩兔自犯大同揚言爲中國護邊時擁衆索順義故時額賞朝廷患

之起王象乾爲宣大總督令任款事象乾定撫議語載其傳中宗衡初與同議後變其說力言宜戰不宜款檄總兵王牧民副使宋統殷閉不許通市象乾不悅宗衡上疏言自插部駐歸化城去大同僅三百里閱時三月未敢近大同一步我固無如插何插亦無如我何則以饑寒窮困插與我不異爾插賴撫賞爲命兩載不領資用已竭加以巢穴未定半懷攜貳東西馳驅勞頓已甚其駐牧處草根皆盡馬瘦如柴暴骨成莽屢索我迎風諸禮望款不啻望歲而我墮其計中厚遺以金繒牛羊米粟諸物是插本窮而我固富之插本弱而我固強之我有利不得自利又轉奉以爲利豈不痛哉使彼有纖毫懷德之意猶之可也乃往來講議其怙然之狀悖慢之



詞至不忍聞彼窮餒猶如此草青馬肥憑陵狂逞可勝道哉  
臣謂惟此時可以圖挿幸聖明速決帝報曰戰守乃禦邊長  
策挿卽受款豈可弛備宗衡旣知款不足恃當實圖戰守無  
取空言象乾以宗衡撓成議上疏言臣款事已成乃口血未  
乾遽示不信坐致決裂臣所不忍請下廷臣博議專任撫臣  
建千古之烈帝乃責宗衡先後異議令象乾協謀畫一以聞  
兵科給事中陶崇道力言宗衡議不可許帝納之宗衡復上  
疏曰挿賞新者八萬一千加以馬價大同兩年二十四萬山  
西兩年十萬宣府十八萬遼東兩年四十萬共百萬矣當此  
三空已盡之秋忽舉百萬以款敵臣實不解謂不款能患我  
耶臣抵大同九月矣未嘗談一款字彼亦未敢近邊謂借款

方可修備耶臣方造火砲演車陣整器械葺邊垣何嘗一日  
不修備彼亦何能禁我之不修以挿之疲甚饑甚困窮甚忽  
睹此百萬金錢一去而不返也臣安得不痛憤乎撫敵何如  
撫士資寇何如滅寇臣揣時度勢計當如此而時局不容請  
賜罷斥象乾亦再疏陳利害且乞去帝時欲振威塞上頗善  
宗衡言以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召對廷臣於平臺出二疏示  
閣臣韓爌李標錢龍錫爌奏借款修備不相妨帝曰市賞以  
何年始爌奏督臣議定一年帝曰元年至今乃是兩年止新  
賞八萬猶可若并許遼東卜永二部舊賞及諸邊市賞力安  
能繼爌奏宗衡雖言百萬實不及半所云市賞者彼來貢馬  
我始給賞乃祖宗羈縻法標奏宗衡不欲款故言多費其實



戰守本長策今不過借此修備耳龍錫奏遼與卜永之賞原未全許帝曰市賞八萬六千馬價又三十二萬更增新賞八萬母乃太多因召問兵部尚書王洽洽奏宗衡振飭邊備頗有可觀至其請戰之疏自有別情帝問故洽奏宗衡悞聞言官拾遺及已故借此求去其所言邊費宣府二十三萬大同十二萬山西五萬合之四十餘萬則係馬價所謂互市也帝曰款賞不宜太多多則不如與戰且今已費四五十萬洽奏此五十萬本小友青永邵卜卜石兔三家之賞今悉爲挿部所并故欲移以與彼帝曰順義破滅我不能庇反奪其賞以與人可乎洽奏順義乃守邊部落今挿漢亦爲我守邊故并求舊賞帝曰倘卜失兔未死奈何龍錫奏卜失兔妻子部落已爲挿部收去帝終以費多爲疑洽奏今議款不過藉以修戰守備帝曰未款之先人猶講備旣款之後人皆懈弛誰復修備與諸臣詰問久之洽奏宗衡議戰欲得京營馬萬五千火器三萬計一馬費二十金當三十萬一火器費三十金當九十萬此百二十萬安能驟應且餓死邊牆下者皆永卜部落非盡挿部之人宗衡但知挿部饑疲易勦不知自吞并諸部之後人馬衆盛卽戰亦豈能必勝帝曰永卜二部旣爲挿部所逐賞之無名不可輕予輔臣請命督撫二臣再虛懷商度可之已而竟如象乾議宗衡憤朝議抑已抗疏力辯詆象乾專任王牧民之非且求罷斥不允其年十月宗衡以重費難繼終必敗盟宜及時自奮因陳挿十四可圖圖挿十四方



畧帝令與樞臣密計會畿輔被兵其議遂寢三年夏撫彝總兵王世忠散撫賞銀多所侵盜挿部咸怨朝受賞暮卽剽掠議者多咎宗衡壞款起釁宗衡憤復上疏詆主款之謬力求斥罷不從其事亦旋定四年春宣大總督魏雲中罷擢宗衡兵部右侍郎代之是時挿部實衰而邊臣不知猶歲給賞賚如故明年五月我

大清舉兵西征直抵歸化城虎墩兔先已遠竄遂旋師入大同宣府境沙河得勝二堡守將遣使獻牛羊幣帛大軍卽還朝議以失事輕宗衡及大同巡撫張廷拱但鐫級視事而山西監視中官劉允中乃極陳殘破狀參議王則古以宗衡等有防禦功疏白其誣帝乃不問時陝西賊盡流入山西巡撫

宋統殷不能禦易以許鼎臣兵部議賊勢衆盛令宗衡移駐平陽統虎大威李卑賀人龍左良玉諸將兵以平陽澤潞四十一州縣屬之鼎臣駐汾州統張應昌苟伏威頗希牧艾萬年諸將兵以汾太沁遠三十七州縣屬之宗衡聞命卽提陽和兵從澤州尾賊至陵川勝之再敗賊潞安之西和斬首二千級連戰陽城之陽泉沁水之毛連溝鹿臺寺石塔杏谷並破之俘斬皆千人已卑人龍萬年以關中兵至鼎臣佯檄人龍自從而陰令潛師由介休靈石進平陽萬年入黃蘆嶺卑入文峪口分道決鬪宗衡怒三將之從鼎臣也檄之還三將莫知適從賊大衆遂轉入磨盤山山方廣六百里賊紫金梁等以衆十餘萬踞其中瞰秦豫兵盡聚澤潞東南乃乘虛突



犯東北從沁州武鄉以陷遼州時舊帥尤世祿病宗衡強起之使率人龍舉赴援六年正月復其城故巡撫統殷方擊賊長子賊轉入沁水復犯寶莊寶莊者錦衣張道溶所居道溶謫戍逃歸設守具賊見官軍屢勝秦中兵又至懼而欲降紫金梁免胄見道溶曰我王自用也爲王嘉胤所誤故至此道溶詰以旣降復叛之故一賊前致好詞本宜川諸生韓廷憲也乃與定約統殷命守備薛天祿往受之宗衡部兵乘不備掩襲賊怒殺天祿復叛而南下廷憲以三騎來歸偵亂世王與紫金梁爭一村婦貽書問之賊果疑分七大部多者萬人少者數千人圍孟縣殘忻州窺定襄踰五臺勢猶熾會秦將曹文詔至與猛如虎屢破賊賊漸衰張應昌任山西總兵宗

衡五檄之不至怒而言於朝俄以賊將窺河北乞勅河南巡撫樊尚燦預扼之境上又乞勅山西撫鎮率舉萬世馳勦毋以臣爲孤注語多侵鼎臣鼎臣怒遂劾監軍主事李綦殺良冒功以綦先犯罪爲宗衡所舉用也兩人屢互詆帝亦數下詔嚴飭兩人不能從已賊果入河北山西警漸稀宗衡乃還鎮防和虎墩免旣遠竄其部下無所歸多叩關乞降宗衡受之安輯者萬二千餘人大同自是無挿部患七年五月宗衡再疏引疾帝以邊患方棘切責之六月我

大清復西征挿漢分兵攻宣府大同山西克保安州崞縣靈丘萬全左衛破他城堡無算宗衡不敢出戰疏請多發帑金募敢死士帝曰宗衡素恢張自任臨事乃一籌莫展耶命戴



罪視事旋命盡督諸鎮援軍宗衡屢檄援將吳襄尤世威等皆不至以故疆事大壞既解嚴自引六罪令區畫善後事宜至九月革任論罪戍邊已而釋還十五年給事中方士亮薦其才未及召用會

大清兵破臨清宗衡死於兵命復故官予恤典

蔣允儀字聞韶宜興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授桐鄉知縣移嘉興天啟二年擢御史時廣寧已失熊廷弼王化貞俱論死而兵部尚書張鶴鳴如故糾之者反獲譴允儀不平疏詆其同罪逸罰因言近言官稍進苦口輒見齟齬遷謫未已申之戒諭使諸臣不遵明諭而引裾折檻以甘斥逐天下事猶可爲也使諸臣果遵明諭而箝口結舌以保祿位天下事尚忍

言哉頃者恒暘不雨二麥無秋皇上於宮中祈禱反得冰雹之災變不虛生各以類應夫以坤維之厚重而震撼於妖孽以鬚眉之丈夫而交關於婦寺以藉叢煬竈之奸而託之奉公潔已是皆陰脅陽之徵也報聞鶴鳴既屢被劾因詆劾者爲羣奸朋誅而反與前尚書黃嘉善崔景榮並以邊功晉官保允儀益憤言鶴鳴既以斬級微功邀三次之賞卽當以失地大罪伏不赦之辜且以七百里之榆關兼旬而後至畏縮無丈夫氣偃蹇無人臣禮猶且覩顏哆口評經撫功罪若身在功罪外者陛下試問鶴鳴爲本兵功罪殺於邊臣今日經撫俱論辟鶴鳴應得何罪又問鶴鳴舊日經撫俱論辟嘉善景榮應得何罪赫然震怒論究如法庶封疆不致破壞帝不



用會議紅丸事力詆方從哲請盡奪官階祿廕其黨惡之徐州舊設參將山東盜熾以允儀請改設總兵尋疏論四川監司周著林宰徐如珂等功請優叙而劾總督張我續退縮請罷斥不從踰月言陛下以當陽聖主遇一陽令節所以扶陽抑陰維持元氣者端在此時夫賢士大夫陽也宦官宮妾陰也深宮燕閒時宜常如對賢士大夫嘖笑必嚴威福惟辟盡杜傳宣之寶預防煬蔽之奸爵賞陽也刑罰陰也囊頭之犯每斃於三木要囚之蔽不出於秋官非先王泣罪意宜特免立枷丞除苛政君子陽也小人陰也三朝遺老以講學去官一代名賢以黨論削籍直言放逐之臺諫不聞連茹而登抗疏規諷之詞臣又以一鳴而斥典型日寡士風日摧豈陛下

本意哉向者丁巳之察凡抗論國本繫籍正人者莫不巧加羅織陰邪盛而陽氣傷致有今日之禍今計期已迫願當事者早伐邪謀亟培善類尤扶陽抑陰一大端也疏入魏忠賢劉朝輩皆不悅以丁巳主察之人不指名直奏責令置對允儀言丁巳主察者鄭繼之李誌也考功科道則趙士諤徐紹吉韓浚也當日入法之處分臺省之例轉大僚之拾遺黑白顛倒私意橫行凡抗論建藩催請之國保護先帝有功國本者靡不痛加摧抑必欲敗其名錮其身盡其倫類而後快於是方從哲獨居政府元詩教趙興邦等分布要津凡疆圉重臣皆賄賂請託而得如李維翰楊鎬熊廷弼李如相如楨何一不出其保舉迨封疆破壞囹圄充塞而此輩晏然無恙臣



所以痛心遼事追恨前此當軸之人也中旨將重譴允儀以大學士葉向高言停俸半歲已復因災禱上言內降當停內操當罷陵工束手非所以展孝思直臣久廢非所以光聖德東南杼柚已空重以屢次之加派金吾冒濫已極加以非分之襲封聖心一轉移天下無不順應區區修禳虛文安能格上穹哉帝不能用巡按陝西條上等邊八事太常少卿王紹徽家居與里人馮從吾不協允儀重從吾薄紹徽魏忠賢擢紹徽佐都察院用事五年允儀還朝卽出爲湖廣副使其冬又使給事中蘇兆先劾其爲門戶渠魁遂削籍崇禎元年薦起御史言奸黨王紹徽劾點將錄獻之逆奄其後效之者有同志天監盜柄諸錄清流遂芟刈無遺乞加削奪爲傾陷忠

戒從之其冬掌河南道事陳計吏八則明年佐都御史曹三汴大計京官貶黜者二百餘人坐不謹者百人仕路爲清言擢大僕少卿四年六月以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諸府標兵止五百餉六千不及一大郡監司且承平久人不知兵而屬城率庫薄無守具六年流賊將窺湖廣兵部令移鎮襄陽鄖陽益虛其冬賊大至陷鄖西上津明年陷房縣保康允儀兵少不能禦上章乞援且請罪會賊入川鄖得少緩中官陳大金與左良玉來援副使徐景麟見其多攜婦女疑爲賊用砲擊之士馬多死大金怒訴諸朝命逮景麟責允儀陳狀已而并逮允儀下獄戍邊而以盧象昇代十五年御史楊爾銘給事中倪仁禎相繼論薦未及用而卒



鄒維璉字德耀江西新昌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授延平推官耿介有大節巡撫袁一驥以私憾撫布政竇子僭罪維璉以去就爭監司欲爲一驥建生祠維璉抗詞力阻行取授南京兵部主事進員外郎遼左用兵疏陳數事尋以憂去天啓三年起官職方進郎中刑部主事譚謙益薦妖人宋明時能役神兵復遼左地魏忠賢陰主之維璉極言其妖妄忠賢怒矯旨譙責海內方用師將帥悉賄進職方尤允穢維璉素清嚴請寄皆絕因極論債帥之弊譏切中官大臣吏部尚書趙南星知其賢調爲稽勲郎中時言路橫恣凡用吏部郎必咨其同鄉居言路者給事中傅櫬陳良訓章允儒以南星不允咨已大怒共譟諍維璉及維璉調考功櫬等益怒交章力攻

又以江西有吳羽文例不當用兩人迫羽文去以窘辱維璉維璉憤拜疏求罷即日出城疏中以章惇攻蘇軾蔡京遂司馬光爲言櫬等愈怒櫬遂顯攻魏大中左光斗以及維璉自是朝端水火諸賢益不安其位矣維璉欲去不得詔留視事乃嚴覈官許無少假借楊漣劾魏忠賢被旨切責維璉抗疏曰忠賢大奸大惡罄竹難書陛下憐其小信小忠不忍割棄豈知罪惡旣盈卽不忍不可得漢張讓趙忠靈帝以父母稱之唐田令孜僖宗亦以阿父稱之我朝王振曹吉祥劉瑾亦嘗寵之羣臣之上有一人老死牖下獲保富貴哉今陛下以太阿授忠賢非所以爲宗社計亦非所以爲忠賢計也若夫黃扉元老九列巨卿安可自處於商輅劉健韓文下語云大



臣當以李固杜喬爲法若爲胡廣趙戒非惟國家無利而身  
名亦難保矣疏入責其竇奏崔呈秀坐賊被劾維璉論戍邊  
張訥陳九疇媚璫讒賊力別其是非李蕃李魯生請託拒不  
聽諸逆黨交憾及趙南星去國維璉願與俱去忠賢卽放歸  
無何張訥劾南星追論維璉調部非法詔削籍復搆入汪文  
言獄下吏戍貴州崇禎初起南京通政參議就遷太僕少卿  
疏陳卜相久任納言議謚籌兵五事五年二月擢右僉都御  
史代熊文燦巡撫福建海寇劉香猖獗遣遊擊鄭芝龍擊破  
之海外紅夷據彭湖挾互市後徙臺灣漸泊廈門維璉屢檄  
芝龍防遏之不聽明年夏芝龍勦賊福寧紅夷乘間襲陷廈  
涼維璉急發兵水陸進芝龍亦馳援焚其三舟官軍

傷亦衆寇乃泛舟大洋轉掠青港荆嶼石灣諸將禦之銅山  
連戰數日始敗去維璉在事二年勞績甚著會當國者溫體  
仁輩雅忌維璉而閩人宦京師者騰謗於朝竟坐是罷官八  
年春叙却賊功詔許起用旋召拜兵部右侍郎邁疾不赴卒  
於家吳羽文旣謝病歸至崇禎六年始復出歷考功文選郎  
中帝以積疑吏部有私選郎十一人譴黜大半遷者三人而  
已羽文痛絕諸弊數與溫體仁牴牾賊毀皇陵有詔肆赦體  
仁令刑部尚書馮英以逆案入詔內羽文執止之而議起錢  
龍錫李邦華等偵事者誣羽文納二人賅下獄羽文用高鳳  
翔爲大名知府鳳翔故嘗坐小事言者復謂其徇私坐謫戍  
侍郎吳牲等交薦復官未赴卒羽文字長卿南昌人萬曆四



十一年進士

張瑋字席之武進人少孤家酷貧取糠粃自給不屑輕受人一飯爲同里薛敷教所知講學東林書院莊事孫慎行與吳鍾巒友善萬曆四十年舉應天鄉試第一越七年成進士授戶部主事調兵部職方監郎中力杜請謁謝苞苴品望卓然出爲廣東提學僉事入廷魏忠賢祠欲瑋撰上梁文遂引去歸橐蕭然仍授徒自給崇禎二年起江西參議歷福建山東副使里人吳宗達柄政雅重其賢力言於吏部召爲尚寶卿進太僕少卿坐事調南京大理丞引疾去久之起應天府丞疏言山東南北咽喉軍國命脉所係今大盜披猖道途梗塞轉輸不通者三月矣倘不早減害胡可言乞特遣兵部侍

郎一人整兵往勦否則起故尚書鄭三俊范景文任之帝以爲借端市恩降旨切責是歲四方大旱瑋以軍食可虞奏請禁江西湖廣遺糴而令應天常鎮淮揚五郡折輸漕糧銀赴徐易米則小民免催科之苦太倉無顆粒之虧他十庫所收銅錫顏料皮布非州縣土產者悉解折色且盡改民解爲官解以救民湯火所司多議行遷南京光祿卿召爲右僉都御史已而左副都御史房可壯下獄以瑋代之瑋素有清望與左都御史劉宗周左僉都御史金光辰並總憲紀臺中肅然宗周光辰罷去代宗周者李邦華未至瑋掌其事帝以吏治未清由巡方者未正乃以十條課實績曰勿憚心勞勿徇情面勿科贖緩勿縱胥吏薦舉必公參劾必當分別功罪興除



利弊發奸弭亂拯弱鋤強瑋既遵諭復細列事款布之諸御史帝嘉其任事俄劾王志舉而薦成勇言志舉巡按蘇松贓十餘萬吳人至今切齒勇鐵面冰心威行都下被逮時士民持香泣送者萬餘百里不絕臣去南都士民送臣猶同聲願借成御史其得人心如此勇志舉俱嘗以劾楊嗣昌獲罪兩人論事雖同起念各別勇直抒所見可云拂士之糾違志舉自知公論難容不過奸人之蓋醜若漫無區別何以澄叙官方帝納其言下志舉法司逮治勇獲叙用瑋旋以病謝歸未幾卒福王時贈左都御史謚清惠光辰字居垣全椒人崇禎元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巡視西城內使周二殺人牒司禮監捕之其人方直御前叩頭乞哀帝曰此國家法朕不得私

卒抵罪京師大風雹疏陳崇治體課實行明功罪預國儲端化源廣言路六事給事中章正宸言事下獄抗疏救之張捷薦呂純如光辰既廷駁退復上疏極論事乃止出按河南拮据兵事條奏至三百餘章總兵官鄧垓死大學士王應熊令兵部給勘合其兄琳遂橫河南光辰劾之并劾應熊帝不問河南推官湯開遠建言被逮用光辰請復其官九年還朝京師戒嚴劾兵部尚書張鳳翼三不可解一大可憂帝以鳳翼方在行間寢其奏中官杜勛鎮通州詔移之三協會兵部侍郎仇維楨出鎮請留勛光辰抗疏劾之帝諱言用宦官事大恚八月召對平臺詰責再三奏對無所撓帝初欲重譴忽皎日中風霆交發大雨若傾乃命鐫三級調外由浙江按察司



照磨召爲大理寺正進太僕丞十三年五月偕諸大臣名對平臺咨以禦邊救荒安民之策光辰班最後奏對時已秉燭乃歷陳數百言帝爲傾聽明日諭輔臣令諸臣各繕疏進呈一時稱盛舉尋移尚寶丞帝諭諸臣可利民救時致治補闕者條送內閣光辰因陳罷革練總換授私派僉報數事且曰初計臣所議有練餉無勦餉則勦餉卽在練餉中今有司復征勦餉當明頒敕諭清覈報聞歷光祿少卿左通政十五年五月偕諸臣名對德政殿備陳賊形勢帝納其言尋擢左僉都御史力救劉宗周遂鐫三級調外事具宗周傳明年丁父憂福王時起故官令服闋赴任已遭國變家足二十餘年卒方震孺字孩未壽州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除沙縣知縣舉

卓異徵授御史熹宗嗣位極陳貪吏之害俄上三朝艱危疏中極言宮妾近侍嘖笑易假窺矚可慮中旨頻宣恐成斜封隱禍並報聞初李選侍旣移宮御史賈繼春給事中孫國禎等倡楊漣居功之說而是時帝降兩諭言選侍凌虐聖母震孺於天啓元年上疏曰曩者挺擊一案王之宗陸大受張庭李倅悉遭廢斥而東林葉茂才董應舉趙南星魏雲中馬孟禎高攀龍劉策李邦華劉宗周鮑應鰲盡錮終身亟宜召復至楊漣之爭移宮可幸無罪不知何以有居功之說交通之疑此非特賜名對不可否則人且疑爲矯竊帝報兩諭並出朕懷有何交通矯竊廷臣乃不敢言其春巡視南城中官張暉劉朝被訟魏忠賢爲請震孺不從卒上聞忠賢由是大恨



遼陽破遠近震驚震孺一日十三疏陳兵事當是時遼東自廣寧抵三分河軍民盡竄文武將吏畏出關無一騎東者震孺獨慷慨請犒師言屢敗之餘人心久渙願亟發帑金二十萬特遣使者弔死扶傷庶幾人心復收感激思奮帝如其言震孺以六月出關延見將士人人慰勞軍民感悅八月朔遂有監軍巡按之命乃核軍實稽功罪練士馬日無暇晷有議三分岔河不可守當退守廣寧者震孺言縮地百八十里遠守孤城非便宜駐兵鎮武以扼要衝因薦裨將羅一貫劉徵可用俄言自有遼事以來軍法不嚴進者必死退者必生何苦自求死地今廣寧大戶皆西奔將士亦駕馬思遁懼經畧當關多遣人偵間道宜救寧前監軍專斬逃軍逃將使三軍歸

路絕而後生路可望也並從之時經畧熊廷弼與巡撫王化貞不相能諸監司率浮沉其間疆事益壞震孺調劑不得屢疏上聞明年正月震孺方涖前屯化貞遂棄廣寧遁列城聞之悉遁獨前屯旁近以震孺在得無動乃嚴諭守將設防而身渡海抵覺華島招參將祖大壽大壽方擁兵觀望震孺握手與語誓保富貴大壽感泣與俱歸獲兵萬餘輜重無筭震孺之爲巡按也資淺特以才用震孺辭不得廣寧之敗罪不由震孺主事徐大化者事魏忠賢知忠賢惡之承風力詆震孺震孺疏辨都御史鄒元標保持之乃得請告去已而樞輔孫承宗劾廣寧失事諸臣并及震孺都御史趙南星論先後按遼御史罪亦及震孺因請下承宗核實承宗復言震孺無



罪乃已五年忠賢黨御史郭興治誣劾其按遼時賊私遂逮下詔獄掠治坐贓六千有奇移法司擬罪欲置之死尚書李養正御史練國事王業浩持之獄三上卒擬絞忠賢憾不置誣與劉鐸交通共爲呪詛竟坐大辟六年秋當行刑會皇子生獲免明年莊烈帝嗣位釋還言官多請名用有尼之者不果震孺初入臺意氣凌厲不顧利害後遭挫折深自韜晦無復用世志崇禎八年春流賊犯壽州州長吏適遷秩去震孺倡士民固守城獲全明年冬賊再躡江北獨不敢逼壽巡撫史可法上其功久之用爲嶺西參議有裨將踞廉州叛單騎諭降之十六年冬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廣西京師陷震孺慟哭卽率師勤王馬士英憚之敕還鎮震孺竟憂憤而卒

李若星字紫垣息縣人萬曆三十二年進士歷知棗強直定擢御史首劾南京兵部尚書黃克纘巡視庫藏陳蠹國病商四弊請得稽十庫出納以杜侵漁不報尋偕同官劉策等論熊廷弼時方巡按山西請撤稅使因再劾克纘爲沈一貫私人湯賓尹死友宜罷皆不從比還朝出爲福建右參議移疾歸天啓初起官陝西名爲尚寶少卿再遷大理右少卿三年二月以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陛辭發魏忠賢客氏之奸明年河套松山諸部入犯鎮番遣將丁孟科官維賢禦之斬首二百四十餘級捷聞未及叙忠賢令許顯純入之汪文言獄詞誣若星賄趙南星得節鉞遂除名下河南撫按提問獄上杖之百戍廉州莊烈帝卽位赦還崇禎元年起工部右侍郎



兼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御史霍鎮追論甘肅功進秩二品  
黃河大決滄泗州沒睢寧城若星請急修祖陵移睢寧縣治  
於他所從之明年冬都城戒嚴遣兵入衛尋以病歸遭父憂  
八年正月流賊犯息縣偕知縣劉純慶固守久之召爲兵部  
右侍郎尚書楊嗣昌嘗薦若星及張福臻吳牲自代帝不許  
流賊日熾熊文燦主撫匿汝寧歸德殘破狀不以聞若星還  
朝爲帝備言之且請勅文燦及洪承疇亟平賊無俾渡江窺  
留都渡河犯畿輔帝納之以本官兼右僉都御史代朱爕元  
總督川湖雲貴軍務兼巡撫貴州討安位餘孽安隴璧及苗  
仲諸賊皆有功福王時解職以鄉邑殘破寓居貴州桂王遷  
武岡召爲吏部尚書未赴遭亂死於兵

李繼貞字徵尹大倉州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除大名推官  
歷遷兵部職方主事天啟四年秋副給事中熊奮渭典試山  
東坐試錄刺魏忠賢兩人並降級已而削籍崇禎元年起武  
選員外郎進職方郎中時軍書旁午職方特增設郎中協理  
司事繼貞與正郎方孔炤余大成先後共事並有聲尚書王  
洽繫獄偕同列疏救復救尚書梁廷棟及熊明遇代廷棟深  
倚信之與約曰副將以下若推擇我畫諾而已四年十一月  
與文選郎蔡弈琛召見平臺帝獎其有執持因問大將數人  
而論以推舉宜慎重繼貞頓首謝因言督撫薦部將及所報  
戰功皆不能審其虛實邊軍但點閱不訓練豈足資戰守帝  
頷之退列上推陞論功六事多報可萊州被圍尚書明遇主



撫繼貞疏陳不可下部科議繼貞請調關外兵入勦明遇不能從後迄用其言賊始滅繼貞已加尚寶司卿當遷帝輒令久任田貴妃父弘遇以坐門功求優叙不獲屢疏詆繼貞帝不聽中官曹化淳欲用私人爲把總繼貞不可乃囑戎政尚書陸完學言於尚書張鳳翼以命繼貞繼貞亦不可鳳翼排繼貞議而用之化淳怒與弘遇日伺其隙讒之帝坐小誤貶三秩無何以叙甘肅功請起用故巡撫梅之煥帝發怒落職歸已論四川桃紅壩功復官致仕初延綏盜起繼貞卽請發帑金用董搏霄人運法糴米輸軍前且令四方贖鍰及援納事例者俱輸粟於邊以撫饑民使不從賊居三月又言兵法撫勦並用非撫賊也撫饑民之從賊者耳今斗米四錢已從

賊者猶少未從賊而勢必從賊者無窮請如神廟特遣御史賑濟故事齋三十萬石以往安輯饑民使不爲賊以孤賊勢帝感其言乃遣御史吳牲以十萬金往繼貞以爲少爭之帝不聽後賊果日熾十一年用薦起歷兩京尚寶卿明年春召對陳水利屯田甚悉尋遷順天府丞甫十日超拜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巡撫天津督薊遼軍餉每歲水運百二十萬石以三四月爲首運五六月次運七八月終運是歲畿輔被兵六月猶未開運繼貞甫至八月而三運畢竣乃大興屯田列上經地招佃用水任人薄賦五議白塘葛沽數十里間田大熟十四年十月詔發水師援遼坐戰艦不具除名未幾水師總兵劉定國言舟船士卒無缺請名還繼貞下部核奏



時方急邊才廷臣交章論薦明年四月召爲兵部添注右侍郎得疾卒於途贈右都御史官一子

余應桂字二磯都昌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歷知武康龍岩海澄三縣吏事精敏下不能欺崇禎四年徵授御史戶部尚書畢白嚴殿試讀卷取陳于泰爲第一首輔周延儒姻也應桂劾其朋比行私已復列上延儒貪邪傾險狀言納孫元化參貂則事皆曲徇受楊鶴重賂則力主撫議他事干犯國法多類此帝方眷延儒厚責應桂誣詆延儒兩疏力辨應桂駁之詞益厲帝以挾私求勝切責之已而賊陷登州元化被執應桂以元化貽禍封疆皆延儒曲庇所致復力攻之帝怒貶三秩視事應桂慮爲延儒所害引疾歸七年還朝出按湖廣

盡捐贖鍰十餘萬金募壯士繕城治器明年賊漸逼永天應桂身護獻陵乘城守禦賊不敢逼帝聞而嘉之期滿當代命再巡一年盧象昇撫鄖陽紬軍需應桂貽以贖鍰萬五千象昇改撫湖廣應桂頌其忠謀請昇重權令掃蕩羣賊象昇遂總理已而象昇赴汝雒賊老回回等走德安黃州應桂急檄大將秦翼明拒擊而奏報屬城失事具以實聞期滿當代帝復留之十年巡撫王夢尹罷卽擢應桂右僉都御史代夢尹湖南賊大起諸監司袁繼成包鳳起高斗樞輩次第削平之而江北賊勢日熾諸將時奏捷不能大創也其冬總理熊文燦至廣布招降之令劉國能先降明年春張獻忠亦降馬進忠西走馬光玉賀一龍李萬慶順義王九條龍等衆十餘萬



盡萃於麻城黃安應桂分兵扼要害以兵少不敢進擊會光  
玉一龍乞降應桂遣使往諭而遣將擊順天王等於黃福店  
賊遂走黃安會文燦至麻城應桂請協擊不從賊復東走江  
北爲左良玉所遏折而走廣濟蘄水惟光玉一龍觀望不動  
已文燦檄諸道兵合擊賊於茶山賊於應桂所分地逸出文  
燦遂劾其後期悞軍兵部尚書楊嗣昌恨應桂曾劾其父奏  
逮之應桂陳撫勦始末白已無罪而力詆文燦言正月初議  
撫劉國能其黨李萬慶等諸大賊盡走泌陽棗陽時文燦良  
玉並在德安臣以爲兵勢方盛宜乘此追勦而文燦調良玉  
諸軍盡赴信陽勦馬進忠臣謂進忠小寇勝之不武文燦不  
聽自此機一失賊走西而文燦反東致張獻忠攻陷穀城以  
要撫李萬慶等五部收合餘燼勢復大振乃豫楚之患遂自  
文燦之愎諫基之矣迨賊西潰之後遮飾上聞妄報斬殺其  
自恃所長惟火炮火攻經過州縣用夫至八百死亡載道未  
見其一試也且文燦辦賊之策曰先撫後勦乃茶山不效麻  
安又不效第見招撫之旗絡繹道路一遣使招賀一龍而使  
者被殺一遣使招李萬慶而餽鹽椒運魚肉與通市賊反因  
之焚掠未見一賊歸順也天下有如是撫法乎其一切軍需  
悉取於所歷之有司名曰借辦致城市空虛子遺盡絕三月  
至麻城民不堪淫掠欲焚其署始踉蹌而走夫麻城文燦壻  
家也戚里如是餘可知矣三月在蘄水其兵殺鄉民報捷民  
家環哭竟不敢治一兵夫蘄水文燦家園也鄉里如是餘可



知矣是以捷報日張寇勢愈熾十三家之賊蹂躪南陽汝寧如履無人之境文燦駐宛汝已久調度不聞天下有如是勦法乎張獻忠據穀城半載招納亡命買馬置器人人知其叵測而文燦反薄官軍不足用急欲借之為前茅舉動輕妄致使全無畏忌遣官調之反拘光化令於營中及以萬金為餉而調之非惟不應反留解餉之官求總兵湖廣今已造浮橋跨漢水行事益異文燦前既誇張而叙功後復掩匿而不報可不謂之欺君乎以總理之大柄畀之顛蹶之耄夫臣不知其可也帝不納逮至下獄初應桂慮獻忠反覆貽書文燦言獻忠惡已有端可先未發圖之其書為獻忠邏者所得獻忠牒鄖陽巡撫戴東旻言撫軍欲殺我語甚悖東旻聞之文燦

文燦遂再糾應桂言私書貽悞封疆以為異日卸罪地帝怒下法司并按應桂疏辨且言獻忠布賊孔道邀劫公移總理噤不敢問柰何反據賊口誣臣帝亦不納應桂竟遣戍巴而獻忠反文燦伏誅東旻亦瘐死獄中廷臣交章薦應桂十六年召為兵部右侍郎十月潼關陷帝召問大臣陳演言賊入關中必戀子女玉帛猶虎入陷阱應桂叱之曰壯士健馬咸出關西賊得之必長驅橫行大臣安得面謾演股栗失色十一月督師孫傳庭戰歿命應桂兼右僉都御史往代之應桂以無兵無餉入見帝而泣帝但遣京軍千人護行給御用銀萬兩銀花四百銀牌二百蟒幣二百雜幣倍之為軍前賞功之用而已應桂將至山西賊已入其境逡巡不敢進帝責以



逗遛奪職命新擢陝西巡撫李化熙代之化熙亦不能進也未幾京師陷應桂遂家居不出久之死於難高斗樞字象先鄞人崇禎元年舉進士授刑部主事坐議巡撫耿如杞獄與同列四人下詔獄尋復官進員外郎稍遷荊州知府長沙兵備副使河南未遭寇民不知兵長沙止老弱衛卒五百又遣二百戍攸縣城庫雉堞盡圯斗樞建飛樓四十大修守具臨藍賊艘二百餘由衡湘抵城下相拒十餘日乃引去轉攻袁州遣都司陳上才躡其後賊亦解去尋擊殺亂賊劉高峰等撫定餘衆有詔錄其功巡撫陳睿謨大征臨藍寇斗樞當南面大小十餘戰賊盡平詔賚銀幣累進按察使移守鄖陽十四年八月視事鄖被寇十載屬邑有六居民共四千撫治王

永祚以襄陽急移師鎮之斗樞至甫六日張獻忠自陝引而東斗樞令遊擊王光恩及弟光興分扼之戰頻捷賊不敢犯光恩者賊降將小卒王也十五年冬李自成陷襄陽均州攻鄖陽四日而去明年春復來攻十餘日不克乃退屯楊溪五月斗樞召遊擊劉調元入城旬日間殺賊三千餘自成將來攻卒不克而去乃令光恩復均州調元下光化躬率將士復穀城將襲襄陽聞孫傳庭敗旋師均州復爲賊有十七年正月自成遣將路應標等以三萬人攻鄖斗樞遣人入均州燒其蓄積賊乏食而退當是時湖南北十四郡皆陷獨鄖在自十五年冬撫治王永祚被逮連命李乾德郭景昌代之路絕不能至中朝謂鄖已陷不復設撫治十六年夏斗樞上請兵



疏始知鄖存衆議卽任斗樞而陳演與之有隙乃擢知府徐  
啓元爲右僉都御史任之加斗樞太僕少卿路阻亦不達  
是年二月朝議設漢中巡撫兼督川北軍務擢斗樞都  
御史以往朝命亦不達至三月始聞太僕之命卽以實事付  
啓元七月而北都變聞并聞漢中之命地已失不可往福王  
立移斗樞巡撫湖廣代何騰蛟復以道路不通改用王驥斗  
樞皆不聞也國變後數年還家卒

彙

列傳第一百三十六終

明史彙

列傳第一百三十七

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明史總裁戶部尚書加七級臣王鴻緒奉

敕編撰

劉策

耿如杞

練國事

陳奇瑜

顏繼祖

熊文燦

邵捷春

鄭崇儉

趙光抃

范志完

劉策字範董武定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除保定新城知縣  
行取授御史疏劾太僕少卿徐兆魁復力爭熊廷弼行勘及  
湯賓尹科場事賓尹雖家居遙執朝柄嗾其黨逐攻者孫振  
基王時熙已而給事中劉文炳劾兩淮巡鹽御史徐縉芳遂



言策入葉向高幕干票擬策同官陳一元則向高姻親顧權利時策按宣大疏言文炳爲湯賓尹死友代韓敬反噬昔年發奸如振基時熙輩今皆安在向高亦以策無私交爲辨雪文炳策屢疏相詆南京御史吳良輔言文炳一疏而彈御史縉芳一元策及李若星再疏而彈詞臣蔡毅中焦竑及監司李維禎他波及尚多人才摧殘甚易清品如策雅望如竑不免詆斥天下寧有完人策復詆文炳倚方從哲爲冰山苟一時富貴不顧清議一元論銓政嘗譏切向高時方按江西見文炳疏憤甚歷詆文炳陰事且曰向高行矣今秉政者從哲文炳鄉人奴顏婢膝任好爲之御史馬孟楨亦言敬關節實真旣斥兩侍郎兩給諫謝之矣乃佞直之劉策攻擊不休而

同發奸之張篤敬復驅除將及何太甚也疏入帝皆不省策憤謝病去時攻兆魁廷弼賓尹輩者黨人率指目爲東林以年例出之外至四十六年秋在朝者已無可逐乃卽家徙策爲河南副使辭疾不赴天啓元年春起天津兵備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召拜兵部右侍郎協理戎政五年十月御史潘汝禎劾策爲東林遺奸遂削籍崇禎二年五月起故官兼右僉都御史總理薊遼保定軍務策雅負清望用兵非其所長甫莅任我

大清兵由大安口入內地策不能禦被劾祖大壽東潰策偕孫承宗招使還明年正月與總兵張士顯竝逮論死棄市縉芳晉江人候命爲御史與李邦華周起元徐良彥李炳恭同



被五鬼之目入言路首爲顧憲成請諡劾天津稅監馬堂九大罪有敢言名比巡兩淮頗通賓客賂遺被劾坐贓天啓中遣戍一元侯官人在江西賑飢有法移疾去黨人用年例出之外不赴官天啓初起歷應天府丞五年夏御史余文縉請削向高籍并及一元遂落職崇禎初復官溫體仁柄國心惡一元附東林而以爲已門生也引嫌不召卒於家

耿如杞字楚材館陶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除戶部主事以才歷職方郎中軍書旁午日應數十事出爲陝西參議遷遵化兵備副使巡撫劉詔懸魏忠賢畫像於行署率文武將吏五拜三叩首如杞半揖而出忠賢令詔劾之逮下詔獄坐贓六千有奇論死莊烈帝卽位廷臣訟其冤立赦復故官如杞

疏謝因乞歸養疾帝不許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插漢虎墩兔據順義王地爲邊患戰款無定策如杞力言守邊爲上修塞垣繕戰壘剗山塹谷事方有緒會京師戒嚴急率總兵官張鴻功以勁卒五千入衛旣抵都下兵部令守通州明日調昌平又明日調良鄉軍令卒初至不給餉次日汎地旣定始給是役也汎地屢更軍三日不得餉掠民間譟而歸如杞鴻功竝下詔獄刑部尚書韓繼思侍郎張愼言等坐鴻功大辟如杞戍邊帝怒其骫法并下繼思等吏廷臣無敢救如杞鴻功竝論死四年斬西市繼思等削籍有差部將戍邊者數人如杞爲職方時附會尚書張鶴鳴力排熊廷弼庇王化貞致疆事破壞及是統兵失律究死於法福王時追贈右都



御史子章光進士尚寶卿當如杞得罪忠賢時薊州參議胡士容數忤其鄉官崔呈秀呈秀深銜之最後欲建忠賢祠士容不奉命會遷江西副使道通州呈秀誣以多乘驛馬侵盜倉儲罪捕下詔獄許顯純用酷刑坐贓七千論死至秋將刑而莊烈帝卽位呈秀伏誅出之獄崇禎二年除陝西副使進右參政卒於官士容字仁常廣濟人初令長洲捕豪惡築婁江石塘有政聲

練國事字君豫永城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授沛縣知縣調山陽大水決堤國事躬捍衛兩月始平天啓二年徵授御史廣寧失守國事請薊州宣府大同及山東山西河南撫臣各練兵萬以壯山海聲援備調發從之山東妖賊徐鴻儒等大

熾國事劾巡撫趙彥畏避大學士葉向高史繼偕竝謝病請留向高而放繼偕歸大同妖人謀亂以國事請捕誅之廷議起用李三才國事言三才素負非常之望亦多不白之迹非置之邊方不足見其長非早建大功無以塞天下望因論總督王象乾衰病帝以輕議重臣責之魏忠賢使羣閹索冬衣辱工部尚書鍾羽正國事論其傷國體給事中徐紹吉御史韓浚考功郎中趙士諤王丁巳京察盡黜海內正人三人者皆已登開府國事追論其奸邪給事中趙興邦忠賢私人而紹吉浚等黨也以國事爲趙南星黨并其同官李元王祚昌霍鏜楊新时期劾之遂削籍崇禎元年召復故官擢太僕少卿進右僉都御史巡撫陝西關中頻歲大饑盜賊蜂起四年正



月神一元陷保安延安告急國事遣賀虎臣等援之而身移  
駐鄜州率副將張全昌等連破點燈子於中部郃陽韓城凡  
五捷又破別部於宜君雒川其魁李應鰲等乞降國事定其  
衆已諸將張全昌趙大胤王承恩杜文煥賀虎臣等分勦澄  
城宜川耀州白水郃陽賊戰皆捷斬首千九百有奇賊魁拓  
先齡過天星金翅鵬田近菴獨頭虎劉道海點燈子等悉降  
國事方疏告諸賊復相繼叛出近菴李老柴陷中部國事偕  
王承恩攻圍五月克之而所部亦頻失事總督楊鶴被徵國  
事戴罪自贖五年紅軍友李都司等將犯平涼國事自涇馳  
入固原令所屬監司王振奇徐如翰督將士分防檄大帥楊  
嘉謨殺賊塘馬斷其偵探賊乃走慶陽西壕為嘉謨及曹文

詔所邀大敗自三月至五月大小數十戰賊迄破滅國事免  
戴罪惟混天猴猶強將犯西安國事還耀州賊已為張全昌  
馬科等擊走其部下小紅狼最悍亦降當是時關中五鎮大  
帥曹文詔楊嘉謨王承恩楊麒賀虎臣各督邊軍協討總督  
洪承疇亦善調度賊魁多殲餘盡走山西關中稍靖七年春  
河南湖廣人漢南奇瑜檄國事駐商州協勦商南盧氏賊漢  
南賊遂由寧羌至兩當掠鳳縣出棧道陷寶雞關中賊復熾  
既而奇瑜困賊車廂峽悞信其降縱出險檄諸將勿擊遂大  
掠鳳翔麟游寶雞扶風汧陽乾州涇陽醴泉十月國事上言  
漢南賊盡入棧道奇瑜檄止兵臣未知所撫實數及見奇瑜



疏八大王一部萬三千餘人蠟子塊一部萬五百餘人張妙手一部九千三百餘人八大王又一部八千三百餘人臣不覺仰天長歎夫一月內撫強寇四萬餘盡從棧道入內地食飲何自出安得無剽掠且一大帥將三千人而一賊魁反擁衆安能受紀律卽藉口回籍延安州縣驟增四萬餘人安集何所合諸方征勦兵不滿二萬而降賊踰四萬豈內地兵力所能支宜其連陷名城而不可救也若咎臣不堵勦則先有止兵檄矣若云賊已受撫因誤殺使人致然則未誤殺之先何爲破麟游永壽今事已至此惟急調大軍致討若仍以願回原籍禁兵勿勦三秦之禍安所終極哉疏入事已不可爲奇瑜委罪國事遂逮下獄九年正月遣戍廣西久之敘前功赦還復冠帶福王時名爲戶部左侍郎尋改兵部十二月加尚書仍涖侍郎事明年二月致仕未幾卒

陳奇瑜字玉鉉保德州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除洛陽知縣天啓二年擢禮科給事中楊漣劾魏忠賢奇瑜亦抗疏力詆六年春由戶科左給事中出爲陝西副使尋遷右參政分守南陽崇禎改元之秋御史姜兆張言奇瑜官洛陽多惠政在諫垣力擊權奄不宜宣外藩部議奇瑜已屢遷報罷尋加按察使職專撫民而河南巡撫丘兆麟鄖陽巡撫梁應澤咸請召還省闕應澤言奇瑜比忠賢於劉瑾謂羽翼已成幾傾大寶癘癘蓄毒終必潰裂今當時早納其言安有後日之禍同時抗疏如陳良訓劉懋諸人悉還故物而奇瑜獨遷外僚令



人鬱鬱竝報聞尋歷陝西左右布政司五年擢右僉都御史代張福臻巡撫延綏時大盜神一魁不沾泥等已殲而餘黨猶衆歲大凶民多從賊明年五月奇瑜上疏極言鄜延達鎮城千餘里飢荒盜賊狀帝爲免延安慶陽田租且議拯恤奇瑜乃遣副將盧文善討斬截山虎柳盜跖金翅鵬等尋遣游擊常懷德斬薛仁貴參政戴君恩斬一條龍金剛鑽開山鷄黑殺神人中虎五閻王馬上飛都司賀思賢斬王登槐巡檢羅聖楚斬馬紅狼滿天飛參政張伯鯨斬滿鶯擒黃參耀隔溝飛守備閻士衡斬張聰樊登科樊計榮一塊鐵青背狼穿山甲老將軍二將軍滿天星上山龍把總白士祥斬埽地虎守備郭金城斬扒地虎括天飛守備郭太斬跳山虎新來將

就地滾小黃鶯房日兔游擊羅世勛斬賈總管逼上天小紅旂他將斬草上飛一隻虎一翅飛雲裏手四天王薛紅旂獨尾狼諸渠魁略盡奇瑜乃上疏曰流寇作難始於歲饑而成於元兇之煽誘更姓名爲僞號致兩郡三路皆盜數今未頓一兵未絕一弦擒斬頭目一百七十七人及其黨一千有奇頭目旣除餘黨自散向之斬木揭竿者今且荷耒負耒矣帝嘉之令錄有功將士以聞延綏羣盜多解獨鑽天哨開山斧據永寧關前阻山下臨黃河數年不下奇瑜陰簡銳士令賀人龍將而身爲後勁直抵延川佯策馬東曰視吾馬首所向乃旋師疾西走入山賊不虞大兵至驚潰焚其巢斬首千六百有奇二賊俱馘分兵擊斬一座城境內劇盜盡平奇瑜威



名著關陝明年陝西賊盡入山西河南延蔓畿輔湖廣諸撫鎮事權不一廷議設大臣統之衆多推洪承疇以承疇方督三邊不可動乃擢奇瑜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陝西山西河南湖廣四川軍務專辦流賊奇瑜檄諸將會兵陝州而以山西已鄉里先往勦給事中馮可賓論其非奇瑜被切責先是老回回過天星滿天星闖塌天混世王五大營白楚入蜀陷夔州阻險復還鄖陽分其軍一犯均州往河南一犯鄖陽往浙川一犯金漆坪渡河犯商南奇瑜乃馳至均州檄四巡撫會討陝西練國事駐商南過其西北鄖陽盧象昇駐房竹過其西河南元默駐盧氏過其東北湖廣唐暉駐南漳過其東南奇瑜乃偕象昇督將士由竹谿至平利之烏林

關十餘戰斬賊千七百餘級越七日大破之七家溝斬一千八十餘級總兵鄧玘功爲多已設伏峽谿連戰斬三百餘級至獅子山斬七百二十餘級別將楊化麟楊世恩周仕鳳楊正芳等分道殺賊皆連勝擒其魁闖王翻山虎等奇瑜上言楚中屢捷一時大盜幾盡其竄伏深山者臣督鄉兵爲嚮道無穴不搜楚中漸有寧宇帝嘉勞之無何督副將劉遷等搜竹谿平利賊追至五狼河擒其魁十二人又令參將賀人龍等追八晝夜至紫陽賊死者萬餘人初承疇見大兵聚湖廣虞賊走漢南上疏言賊自四川來由陽平關過河奔鞏昌臣至秦州防守賊遂合兵入兩當襲破鳳縣分爲二一向漢中守臣斷棧道守雞頭關賊乃取間道犯城固洋縣一由鳳縣



奔寶雞汧陽求撫臣佯許之而檄鎮臣發兵禦且賊在平利洵陽間者數萬自四川入西鄉者二三萬犯城固洋縣者又東下石泉漢陰間方畢會漢興旁突商維秦事大可憂也會甘肅有警承疇西援不及勦至是奇瑜見湖廣賊盡急引兵而西謂賊不足平有驕色遣游擊唐通防漢中以護藩封參將賀人龍劉遷夏鎬扼略陽沔縣防賊南遁副將楊正芳余世任扼褒城防賊北遁而身督副將楊化麟柳國鎮等駐洋縣防賊東遁又檄練國事盧象昇元默各守要害截賊奔逸賊見官軍肆集大懼悉遁入興安之車廂峽諸渠魁李自成張獻忠等咸在焉峽四山巉立中亘四十里易入難出賊悞入其中山上居民下石擊或投以炬火且用石塞其口路絕

無所得食困甚又大雨二旬弓矢盡脫馬乏芻死者過半當是時官軍蹙之可盡殲自成等見勢絀用其黨顧君恩謀以重寶賄奇瑜左右及諸將帥偽請降奇瑜無大計遽許之先後籍三萬六千餘人悉勞遣歸農每百人以安撫官護之檄所過州縣具糗糧傳送令諸將無邀阻撓撫事諸賊未大創本無降意旣出棧道遂不受約束盡殺安撫官五十餘人攻掠諸州縣關中大震巡按御史傅永淳以聞帝怒下詔切責兵科給事中常自裕上言奇瑜納降之舉臣固疑之夫一頭目統男婦千餘人少者亦六七百人執器械結隊而行解散者固如是乎乞哀非真心反叛乃常態况弓矢刀槊未嘗釋手乃欲令所過地毋動是何愚也疏入事已不可爲奇瑜亦



悔失計委罪他人以自解賊初叛猝至鳳翔誘開城守城知其詐給以縋城上殺其先登者三十六人餘衆譟而去其犯寶雞亦爲知縣李嘉彥所挫奇瑜遂劾嘉彥及鳳翔鄉官孫鵬等撓撫局撫按官亦異心帝怒切責撫按逮嘉彥鵬及士民五十餘人奇瑜又言賊衆一潰東西南北惟所之臣一身安能肆應今死守鳳翔旋即入西安矣乞救陝西鄖陽湖廣河南山西五巡撫各守要害有失則治諸臣罪又委罪陝西巡撫練國事國事亦被逮給事中顧國寶劾奇瑜悞封疆并劾兵部尚書張鳳翼詔奇瑜解任候勘御史傅永淳復劾奇瑜解隴州圍報首功不實詔除名錦衣官逮訊罪當死有庇之者九年六月謫戍邊初奇瑜官南陽唐王殺其世子欲并廢世子子聿鍵賴奇瑜力聿鍵得爲世孫後聿鍵自立於闕召奇瑜爲東閣大學士道遠未聞命卒於家

顏繼祖漳州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歷工科給事中崇禎元年正月極論工部冗員及三殿敘功之濫汰去加秩寄俸者二百餘人海寇鄭芝龍猖獗繼祖劾總兵官俞咨臯副將陳希范罪而薦趙廷爲大帥俄極論魏黨李魯生霍維華罪狀御史袁弘勳劾大學士劉鴻訓錦衣張道濬佐之繼祖言二人朋邪亂政非重創禍無極帝皆納其言遷工科右給事三年畿輔戒嚴詔濬京城十六門濠塹以繼祖巡視疏列八事且劾監督主事方應明曠職帝杖斥應明時以外城界薄議加高厚繼祖言時絀難舉羸遂止主事李逢申以應明被



杖劾其傾善類繼祖求罷不允再遷吏科都給事中疏陳時事十大弊帝咸採納尋以憂去八年起故官登萊巡撫陳應元謝病吏部尚書謝陞納山東布政使勞永嘉賄推之而御史張第元乃首劾繼祖繼祖因言會推時臣力言永嘉不可陞不聽帝卽命改推亦不罪陞繼祖禮部侍郎陳子壯下獄繼祖抗疏救之尋上言六部之政筦於尚書諸司之務握之正郎而侍郎及副郎主事止陪列畫題政事安得不廢督撫諸臣獲罪者接踵初皆由會推然會推但六科掌篆者爲主卿貳臺臣罕至且九卿臺諫止選郎傳語有唯諾無翻異何名會推帝皆稱善尋擢太常少卿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劾罪先任巡撫李懋芳侵軍餉二萬有奇被旨嘉獎流賊擾

河南頻遣兵扼之境內得無患十一年畿輔戒嚴命移駐德州時標下卒止三千而奉本兵楊嗣昌令五旬三更調後令專防德州濟南由此空虛繼祖屢請救諸將劉澤清倪寵等赴援皆逗遛明年正月初二日我

大清兵克濟南德王被執言官交章劾繼祖命削籍候勘繼祖以一人不能兼顧歸咎嗣昌且言臣兵少力弱不敢居守德之功不敢不分失濟之罪請以爵祿還朝廷以骸骨還父母帝不從逮下獄棄市繼祖居諫垣多所建白惟連疏發懋芳之隱人頗譏其薄帝自嗣位初卽用重典終崇禎世巡撫被戮者十一人薊鎮王應豸以剋餉山西耿如杞以兵變宣府李養冲以侵漁登萊孫元化以陷城繼祖及大同張翼明



陳祖苞保定張其平四川邵捷春永平馬成名順天潘永圖  
竝以失事而河南李仙風被逮自縊不與焉應豸掖縣人爲  
戶部主事諂魏忠賢甫三歲驟至巡撫加右都御史崇禎二  
年春部卒索餉而譁參將徐從治已爲解散應豸憤置毒飯  
中將誘而盡殺之諸軍復大亂帝命巡按方大任廉得其尅  
餉狀論死養冲永年人歷兵部右侍郎巡撫宣府崇禎二年  
既謝事御史吳玉劾其侵盜撫賞銀七萬及冒功匿敗諸狀  
論死斃於獄翼明永城人以兵部右侍郎巡撫大同崇禎元  
年插漢虎墩兔入犯殺掠萬計翼明及總兵官渠家禎不能  
禦竝坐死祖苞海寧人崇禎十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  
明年坐失事論死繫獄其子編修之遴進毒而卒帝怒祖苞

滿刑錮之遴永不敘其平偃師人歷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  
十一年冬坐屬邑失囚多與繼祖駢斬於市成名溧陽人官  
密雲兵備僉事被廢久之起故官遇人輒談兵覲得節鉞崇  
禎十四年冬遂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永平永圖金壇人官通  
州督糧副使鐫秩歸與成名爲姻婭成名旣得志永圖亦起  
昌平兵備僉事未浹歲至巡撫視事甫兩月

大清兵深入內地成名永圖竝以失機逮駢死西市

熊文燦貴州永寧衛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授黃州推官遷  
禮部主事歷郎中出封琉球還擢山東左參政遷山西按察  
使山東右布政使憂歸自是徙家蘄水崇禎元年起福建左  
布政使三月就拜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海上故多劇盜袁



進李忠既降楊六楊七及鄭芝龍繼起總兵官俞咨皋招六七降芝龍猖獗如故然芝龍嘗敗都司洪先春釋不追獲一遊擊不殺咨皋戰敗縱之走當事知其可撫遣使諭降之文燦至善遇芝龍使爲已用其黨李魁奇再降再叛去芝龍擊擒之海警暫息而鍾斌又起斌初亦就撫後復叛寇福州文燦誘斌往泉州令芝龍擊敗之既而憾之大洋斌投海死閩中屢平巨寇皆芝龍力文燦亦敘功兩增秩賜金縢子錦衣百戶芝龍擢遊擊其弟芝虎官守備五年二月擢文燦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廣東先是海寇鍾凌秀既降復叛爲芝龍所擒其黨潰入長汀轉掠江西屬邑文燦檄芝龍屢敗賊而福建有紅夷之患海盜劉香乘

之連犯閩廣沿海邑帝以責文燦文燦不能討乃議招撫賊佯許之參政洪雲蒸長沙人初官廣西參政嘗搜凌秀餘黨斬三千餘級盡毀其巢文燦乃令雲蒸與副使康承祖參將夏之本張一傑入賊舟宣諭俱被執文燦懼罪奏諸臣信賊自陷給事中朱國棟劾之詔貶秩戴罪自効八年芝龍合廣東兵擊香於田尾遠洋香脅雲蒸止兵雲蒸大呼曰我矢死報國急擊勿失遂遇害香勢蹙自焚溺死承祖等脫還賊黨千餘人詣浙江歸款海寇盡平文燦官閩廣久積貲無算厚以珍寶結中外權要謀久鎮嶺南會帝疑劉香未死且不識文燦爲人造中使假廣西采辦名往覘之既至文燦盛有所贈遺留飲十日中使喜語及中原寇亂文燦方中酒擊案罵



曰諸臣誤國耳若文燦往詎令鼠輩至是中使起立曰吾非往廣西采辦也銜上命覘公公信有當世才非公不足辦此賊吾今還公旦夕且召文燦出不意悔失言隨言有五難四不可中使曰吾見上自請之若上無所吝卽公不得辭矣文燦詞窮應曰諾中使還朝果言之於帝初文燦徙蘄水與邑人姚明恭爲姻明恭官詹事與楊嗣昌相善嗣昌握兵柄得帝眷以帝急欲平賊規引一人自助明恭因薦文燦且曰此有內援可引也嗣昌遂薦之十年四月拜文燦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代王家楨總理南畿河南山西陝西湖廣四川軍務文燦拜命卽請左良玉所將六千人爲巴軍而大募粵人及烏蠻精火器者一二千人以自護弓刀甲冑甚整次廬

山謁所善僧空隱僧迎謂曰公悞矣文燦屏人問故僧曰公自度所將兵足制賊死命乎曰不能曰諸將有可屬大事當一面不煩指揮而定者乎曰未知何如也曰二者旣不能當賊上特以名使公厚望一不效誅矣文燦却立良久曰撫之何如僧曰吾測公必撫然流寇非海寇比公其恤之文燦乃辭去抵安慶帝所遣中官劉元斌盧九德監勇衛營軍者亦至良玉宿將桀驁素不受文吏節制會其下與粵軍不和帝乃以邊將馮舉苗有才兵五千人隸焉有才敗於真陽而京營將黃得功連破賊兵威甚振當是時嗣昌建四正六隅之策增兵餉大半期滅賊賊頗懼及文燦至京軍屢捷益懼



文燦顧決計招降初抵安慶卽遣人招張獻忠劉國能二人聽命乃益刊招降之檄徧懸通都又請盡遷民與粟閉城中賊無所掠當自退嗣昌亦非之帝怒嚴旨譙責嗣昌爲救解復因其請畀以畿輔山西兵各三千至明年國能果降而獻忠襲據穀城會得功又大破賊舞陽賊益懼馬士秀杜應金夜半降信陽城下獻忠爲左良玉所創幾被擒其下飢困多散去獻忠窮蹙亦因陳洪範以降嗣昌以平賊踰期議諸文武官賞罰獨稱文燦功洪承疇曹變蛟等俱貶秩而文燦如故已而京軍解遂平圍斬獲三千有奇文燦在裕州以馬進忠羅汝才十三家賊聚南陽專意招撫下令殺賊者償死賊不肯從則齎金帛酒牢犒之名曰求賊賊益陸梁不可制帝

亦知文燦大言無實詞得其狀下詔切責之文燦甚恐然中情怯竟不能戰孫傳庭出關擊賊文燦不相救言者多尤之河南人在朝者力言招撫非策嗣昌已入政府兼掌中樞爲文燦內主絀其言九月文燦次襄陽賊分踞鄖襄諸險諸將請戰文燦議分兵盧允德曰兵分則力弱一失利全軍搖矣宜厚集將士并力擊之衆曰善乃以僉事張大經監大將左良玉陳洪範軍以通判孔貞會監副將龍在田軍戰於雙溝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羅汝才惠登相率九營走均州李萬慶率三營走光固十一月京師戒嚴召洪承疇孫傳庭入衛汝才等以爲討已也大懼率敗卒叩太和山提督中官求撫中官爲移牒文燦許之處汝才及一丈青小秦王一條龍四



營於鄖縣處登相及王國寧常國安楊友賢王光恩五營於均州上言臣於李萬慶賀一龍馬光玉及順天王主勦他皆主撫今汝才等輸誠請赦罪授官以備征調可之時京軍及良玉亦以入衛行文燦勢漸孤馬士秀杜應金遂叛於許州初士秀等降良玉以衆八千命許州知州董夢蘭處之郊外許大州也良玉及諸將咸寄孥與賄焉良玉久征不歸士秀應金在文燦軍中僞請急假良玉軍號入城夜半兵從府第出燒城南樓劫庫殺官吏挈其貲投李萬慶萬慶卽賊魁射塌天也十二年三月良玉還破降馬進忠又與劉國能擊降萬慶士秀應金亦再降時順天王已死其黨順義王亦爲其下所殺文燦上言臣兵威震懼降者接踵十三家之賊惟革

左及馬光玉三部尚稽天誅可歲月平也帝優詔報之初張獻忠之降踞穀城擁兵不散所部不過萬人顧索十萬人餉文燦及中外要人咸中其餌所要求無不從爲請官請地請關防奉若驕子獻忠初列軍狀請備調遣旣而三檄其兵不應朝野知獻忠必叛御史王聚奎首言之其言者益衆文燦自度不能制苟幸無事而已其後羅汝才降不肯釋甲文燦亦無如之何及進忠萬慶等竝降文燦益以爲得策嗣昌亦自詡知人一時朝臣方謂天下且無賊至五月獻忠反於穀城以汝才屯房縣城外劫與同反攻陷其城道路傳九營俱反均州五營懼見討自疑又以獻忠強慮爲所并會議不決王光恩首齧指出血以次歆遂相與據要害以拒獻忠無



何亦叛去帝聞穀城變大驚削文燦官以軍中不可無帥令戴罪視事七月良玉擊獻忠羅漢山大敗帝聞益怒八月黃得功等大破馬光玉於浙川文燦所遣兵亦有功冀以此宥罪而帝已命嗣昌來代十月度嗣昌已至軍卽遣使逮文燦下獄坐大辟時中使覘文燦者已前死而所親姚明恭方柄國不能救也十三年十月竟棄市議者以李自成之遁車廂谷張獻忠之反穀城爲明所由亾而陳奇瑜與文燦其罪首云

邵捷春字肇復侯官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累官稽勲郎中崇禎二年出爲四川右參政分守川南撫定天全六番高楊二氏遷浙江按察使坐大計貶官里居久之起四川副使以

十年九月抵成都時秦賊已入蜀巡撫王維章總兵侯良柱悉衆北拒城中止屯軍及蜀府護衛軍人情惶懼捷春亟啓門納鄉民避賊者中尉奉鐸勾賊抵城下捷春與御史陳廷謨擒繫奉鐸而募市人起廢將固守二十日賊引去蜀王疏其功會維章被逮詔起傅宗龍代之宗龍命捷春爲監軍總勦寇事遂偕總兵羅尚文與賊連戰並有功明年復與尚文及安綿副使吳麟瑞大破過天星等進右參政仍監軍十二年五月宗龍入掌中樞卽擢捷春右僉都御史代之時張獻忠羅汝才已叛謀入秦秦兵扼之興安乃犯興山及蜀太平遂窺大寧捷春遣副將王之綸方國安分道扼之之綸敗績國安連破賊賊遂還入秦楚十月朔楊嗣昌誓師襄陽檄蜀



軍受節度嗣昌以楚地廣衍賊難制驅使入蜀蜀險阻賊不  
得長驅蹙之可全勝又慮蜀重兵扼險賊將毒楚調蜀精銳  
萬餘為已用蜀中益弱捷春憤曰令甲失一城巡撫坐今以  
蜀委賊是督師殺我也爭之不能得十二月汝才及惠登相  
遂自興山遠安犯大寧大昌獻忠亦西至太平明年二月左  
良王大破獻忠瑪瑙山他將張應元張令等復數敗之獻忠  
乃逃興歸山中久之復振由汝才入寧昌故道走而西初汝  
才在寧昌阻江為諸將劉貴秦良玉秦翼明楊茂選等所拒  
不得渡會獻忠西遂與合貴等戰皆却賊乃渡江營萬頃山  
苦桃灣其別部營紅茨崖青平砦歸巫開大震嗣昌乃上夷  
陵而檄捷春扼夔門蜀大寧大昌與楚竹溪房縣連界有三

十二隘口嗣昌欲厚集兵力專守夔棄寧昌噉賊官軍環攻  
之捷春謂棄隘口不守是延賊入戶乃遣茂選及覃思岱等  
出關分守二將不相得思岱譖殺茂選捷春令兼統其眾其  
眾相率去賊入隘守者潰賊夜斬夔關將士大驚潰新寧大  
竹皆陷而汝才登相越巴霧河陷開縣為鄭嘉祿賀人龍所  
破汝才乃與小秦王混世王東奔而登相獨過開縣西人龍  
及李國奇又西追之汝才等遁還興山屢挫會嗣昌下招降  
令小秦王混世王皆降惟汝才逸去嗣昌見楚地無賊以八  
月終率師入蜀於是羣賊盡萃蜀中捷春提弱卒二萬守重  
慶所倚惟秦良玉張令已而楚將張應元等敗績於夔州之  
土地嶺捷春以大昌之上中下馬渡水淺地平難持久乃扼



水寨觀音巖爲第一隘以部將邵重光守之而夜又巖三黃嶺磨子巖魚河洞下涌諸處各分兵三四百人以守萬元吉以兵分力弱爲憂捷春不聽九月獻忠突敗仲光軍破上馬渡元吉急檄諸將分邀之復令張奏凱屯淨壁捷春遣二將爲助十月獻忠突淨壁遂陷大昌屯開縣良玉令兩軍皆覆嗣昌聞斬仲光効捷春失事捷春乃收兵扼梁山時登相已歸正而汝才復與獻忠合以梁山河深不能渡乃自開縣西走達州捷春退保綿州扼涪江賊疾走陷劔州遂趨廣元將由間道入漢中爲秦兵所扼乃復走巴西應元諸軍邀之梓潼戰小利旣而劔蜀將曹志耀等力戰却之降將張一川張載福陷陣死涪江師遂潰賊屠綿州逼成都十二月逮捷春

使者至遂以軍事付代者廖大亨而去捷春有惠政士民哭送者載道舟不得行蜀王爲疏救不聽卒論死捷春知不可脫明年八月自縊死福王時復官贈兵部右侍郎

鄭崇儉字大章鄉寧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授河南推官有政聲歷濟南兵備副使廉正不擾遠近頌之崇禎三年遷陝西右參政屢遷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數敗套寇賚銀幣世廢錦衣副千戶十二年正月擢兵部右侍郎代洪承疇總督陝西三邊軍務五月張獻忠反於穀城羅汝才惠登相等應之興安告警總理熊文燦請敕楚撫方孔炤防荆門當陽鄖撫王鰲永防江陵遠安陝撫丁啓睿蜀撫邵捷春各嚴兵於其境而崇儉主提兵合擊時固原臨洮寧夏三總兵左光先



曹變蛟馬科竝隨承疇入衛惟柴時華中道還甘肅崇儉以將帥無人急請變蛟還鎮不許徵時華及延寧二鎮兵又不至發西安士馬單弱副將李國奇至洛陽卒大譟剽瑞王租國奇已擢陝西總兵官坐停新命崇儉亦貶一秩及獻忠大敗左良玉軍於羅漢山謀入陝崇儉督國奇及賀人龍軍扼之興安賊乃轉入興山太平處秦蜀交先是尚書傅宗龍議令崇儉兼督蜀軍而督師楊嗣昌亦檄秦軍入蜀崇儉乃以十三年二月率人龍國奇兵直抵瑪瑙山與良玉會初七日兩軍夾擊賊大敗崇儉軍獲首功千三百降賊將三十五人獲馬羸甲仗無算崇儉身在行而嗣昌遠處襄陽及論功所賜半嗣昌但增一秩復先所降一秩而已獻忠既敗竄何家

坪蜀將張令追之被圍崇儉急遣兵走賊復督人龍國奇及高傑等追敗之寒溪寺鹽井先後斬首千五百級其黨順天王一條龍一隻龍皆降崇儉軍五日三捷威名甚振以年衰乞骸骨不許令率總兵鄭家棟還關中留人龍國奇討賊及獻忠大亂蜀中人龍不能禦軍大譟而歸嗣昌因言崇儉撤兵太早致賊猖獗帝初以崇儉不能馭軍不悅及是命削籍候代嗣昌以其病危請令啓睿赴軍前代理帝可之而疑崇儉託疾令按臣核實明年春獻忠陷襄陽嗣昌死帝益恨崇儉不犄角平賊逮下獄責以縱兵擅還失悞軍律不俟秋後以五月棄帝帝自卽位以來誅總督七人崇儉及袁崇煥劉策楊一鵬熊文燦范志完趙光抃也帝憤寇日熾用法益嚴



而功罪不假貸疆事寔壞卒至於亾福王時給事中李清追論陳新甲因言崇儉未失一城喪一旅因他人巧卸遂服上刑羣臣微知其冤無敢爲訟言者臣甚痛之崇儉冤始白一鵬臨湘人歷官大理寺丞魏忠賢黨潘汝楨劾其爲東林遺奸削籍崇禎時屢遷兵部左侍郎六年拜戶部尚書兼右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江北四府守陵中官楊澤貪虐軍民疾之潛引賊來寇八年正月賊遂陷鳳陽毀皇陵先是賊漸逼江北兵部尚書張鳳翼請救一鵬移鎮鳳陽溫體仁格其議賊驟至一鵬在淮安遠不及救與澤及巡按御史吳振纓俱被逮澤先死一鵬棄市振纓戍邊

趙光抃字彥清九江德化人父贊化工部郎中光抃舉天啓

五年進士鄉人曹欽程父事魏忠賢驟得太僕少卿光抃語之曰富貴一時名節千古君不可不審欽程惡之明日卽出贊化爲南寧知府贊化以南寧惡地佗祭而死光抃奔喪歸崇禎初服闋除工部都水主事歷兵部職方郎中職方故要地時軍事旁午尤號繁劇光抃才氣豪邁應之有餘深爲尚書楊嗣昌所倚十年秋遣閱薊遼戎務周歷數千里盡得邊塞形勢戰守機宜列爲十二事以獻帝悉允行明年三月嗣昌以平賊踰期乞罷舉光抃自代不許自毛文龍據東江糜餉無算遼左不得其益文龍死陳繼盛黃龍沈世魁繼之部下皆亂世魁死島中無帥光抃力贊嗣昌撤之二十年積患始除而於邊計亦左尋錄邊功命俟京卿敘用其冬



大清兵入密雲總督吳阿衡敗歿代者洪承疇未至廷議增設巡撫一人駐密雲遂超擢光抃右僉都御史任之至即發監視中官鄧希詔奸謀帝召希詔還而令分守中官孫茂霖覈實茂霖為希詔解光抃反得罪永戍廣東居官甫踰月其後希詔卒誅死十五年兵事益急帝博咨邊才廷臣多舉光抃命復冠帶赴京陛見光抃家素豐聞命攜數萬金為軍前用入都召見德政殿奏對稱旨十一月拜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薊州永平山海通州天津諸鎮軍務復召對中左門時我

大清已克薊州分兵四出命光抃兼督諸路援軍發帑金四萬賞功援軍至者甚眾皆觀望及

大清兵南下河間失守不敢救隨而南已聞塞上警又疾驅而北十二月給事中曹良直劾光抃不可解者四帝下詔切責而御史衛周胤又言獻縣交河衡水景州被攻光抃不急救退回高陽坐視淪覆光抃連被劾疏請罷斥且請以總督讓通州督理侍郎王鼐永不許明年春言官復論光抃及范志完帝令立功自贖四月

大清兵北旋光抃合唐通白廣恩等八鎮兵邀於螺山皆敗而走惟火器營以兩監軍御史在焉不動監軍御史蔣拱宸懼并得罪飾詞以報俄鎮守昌平中官以大敗聞帝始惡之既解嚴遂獲譴光抃雖文士有膽決嘗遇敵諸將欲奔光抃坐地不起久之乃引歸其起戍中將卒不相習而我



大清兵強甚將士先膽落故所當輒破五月詔奪職候勘雷  
績祚劾志完帝召見力詆志完而稱光抃行軍有紀帝以光  
抃逗遛河間獨罪志完無以服其心遂并逮光抃光抃嘗薦  
白廣恩請召見賜宴帝從之廣恩抗命不赴帝以是惡光抃  
與志完同日誅福王時大僕少卿萬元吉言光抃之事破軍  
之餘身先被創與悞國志完駢首西市迄今文武貴賤咸爲  
抱冤給事中熊維典亦以爲言乃復其官

范志完虞城人崇禎四年進士授永平推官專理插漢撫賞  
意不欲行上疏言權輕請得特疏奏軍事當事者惡之謫湖  
廣布政司檢校擢寧國推官歷官分巡關內僉事十四年十  
月超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座主周延儒當國有薦志完

邊才者十二月復超擢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薊  
州永平山海通州天津諸鎮軍務代楊繩武繩武者雲南彌  
勒人由庶吉士改授御史十一年冬用楊嗣昌薦與給事中  
徐耀御史任濬同名見吐言如流畫地成圖超擢右僉都御  
史巡撫順天洪承疇困松山遂擢總督尋以志完代之而令  
總督遼東寧遠諸軍出關救松錦加銜督師明年正月卒官  
贈兵部尚書廕錦衣世襲百戶進志完左侍郎督師出關如  
繩武而以張福臻督薊鎮駐關內自王樸諸軍敗後兵力益  
衰松錦相繼失志完不能救乃舉用無極知縣蘇觀生等八  
人爲監紀參贊官築五城寧遠城南護轉輸募土著實之又  
議修覺華島城爲犄角勢帝甚倚之六月易銜爲欽命督師



總督薊遼昌通等處軍務節制登津撫鎮遼事急則移駐中後前屯關內急則星馳入援三協有警則會同薊昌二督并力策應時關內外竝建二督而關外加督師銜地望尤尊又於昌平保定分設二督於是千里之內有四督臣又有寧遠永平順天密雲天津保定六巡撫寧遠山海中協西協昌平通州天津保定八總兵星羅碁置無地不防而事權反不一給事中方士亮劾福臻昏庸因言移督師關內則薊督可裁福臻可罷帝初不從既而召福臻還京令志完兼制關內移駐關門志完力辭不許為御史甯承勛所劾求去亦不許上疏言不能兼薊請仍設薊督所司不即議踰月始從其言以趙光抃任之而我

天清兵已從牆子嶺入薊州分兵南下兵部劾志完疎防令督軍入援自贖會詔廷臣議要地督撫去留咸言志完貪悞順天永平巡撫潘永圖馬成名失事均應逮治帝以敵兵未退復責令戴罪立功志完素無謀略畏怯甚不敢一戰畿輔州縣相繼失志完但尾而南行兵所在剽掠至德州欲引入城為僉事雷縉祚所拒縉祚遂奏其縱兵淫掠諸罪自是論列者益衆十六年二月永圖成名竝伏誅帝猶責志完後效志完終不敢戰軍至山東逗遛觀望州縣多覆沒我大清兵南攻下海州贛榆沭陽豐縣已而北旋帝屢下詔督責志完光抃皆不進及首輔周延儒督師亦無功五月事定議罪革志完職以王永吉代之名縉祚廷質問志完逗遛淫



掠狀志完力辨且抵言曾有戰功帝叱其妄問御史吳履中亦對如續祚言遂命下之獄以十二月棄市先是十二年封疆之案伏罪者三十有六人至是失事甚於前誅止志完光抔及巡撫成名永圖總兵薛敏忠副將柏永鎮其他悉置不問而保定巡撫楊進得善去山東巡撫王永吉反獲遷擢帝之用刑至是窮矣



